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變法經緯公例論

張鶴齡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變法經緯

公例論

譚延闓

題



序例

不佞秉性樸僿罕通世故十年之中讀書娛親冠蓋往還尠與蹤跡橫覽海內俗醜德齊師友闕如未有討論一二賢哲竊懷私淑形勢睽隔未有辨難夙自韜晦不欲以言櫻時亦不敢以論著附於時彥然孳討微言游思理極時有呻吟不覺孳寫蟋蟀鳴秋蟬蛸出陰大運開變同乎氣候身心感受何異微蟲引吭發聲內機效力外境偪合由聲成音中宮中羽非吾吭之爲主也有問生答有響生磨非答應者之爲主也退之氏謂不平則鳴義或褊歎夫臨鑑取影反正邪直曾無定形而定形自在日之光浪回入視點其不入者名之爲色本無定色而定色終呈官體尙存聞見未泯過去未來形形色色難可思議姑據此現在之見存之而已雖然世之變與吾斯見之變皆有因爲有

果焉法有現在變無現在一因一果過去未來之所公也是故
世變無現在也我變亦無現在也易曰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闢
幽言乎其例之公也世法有現在也我法亦有現在也易曰推
而行之存乎人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乎其法之經
緯也

一吾國逐譯西書始則藝學居宗繼有政治章程之書繼又有
名理哲學之書雖皆偏而未全亦可謂具體而微矣不佞性
質拘古疲精於名物考訂之學垂二十年覽習西文稍通其
音韻字體沿革異同之故於其屬辭義例記誦輒忘蓋腦機
回薄之力已垂盡矣考求西學在在仰給舌人博聞強記如
何可言半解一知率其微末志荒務遠尤喜其深湛名理之
言茲所論述大抵推究理致而於條件程法多未之及世有

樸學徵實之儒不免以空虛見誚吾無辭焉

一侯官嚴先生復著明譯例曰信曰達曰雅亦誤述之公例也不佞學無專門入理甚淺印證西學詎敢云信平生於文事尤罕措意求如嚴書之考義選詞無一字無來歷萬非所望雅之一字滋懷愧怍惟志之所至言必從之亦庶乎達意而止者爾嚴先生書精深奧衍加以詞義古雅能讀者鮮茲編詞取淺顯字取通俗雖有慚於載道冀無闕於行遠論中文敝一篇言之詳矣

一讀書識解關乎腦力腦中留影不異映像玻片先入爲主改革綦難赤道之人烏睛冰洋所謂習與性成一成不變者也茲編陳義未敢過高庶合循序之旨然成見各異則攻擊滋多昔宣尼載筆猶有罪我之言謂世見與我見之不同也不

佞末學膚受愧無定識規諍之益願樂欲聞若乃途徑不同
主張各異天壤至寬萬象並納彼此對待相違相成則筆舌
之爭亦非通識君子之所取也

一觀人之道務取大體不苛小節察言之道何莫不然不佞拙
於語言短於文義遣詞立論斐亶宜人最非所長慙直之言
偏宕之意俱所不自知者深維古今文字之獄率由立言失
慎而來引以自鏡良用惶悚要在大雅宏達綜觀大體諒其
心之無他而已草創甫就同志迭寫已非一本疏漏踳駁追
改無由以其無關大旨亦復聽之抉摘瑕疵匡其不逮深有
望於多聞之益爾光緒二十六年歲紀庚子十一月張鶴齡

自記

變法經緯公例論目錄

卷上

公例

實測

彼我

輕重

變力

驗信

信勇

法人

學豫

興學

進種

質存

忠敝

官刑

官利

卷下

貧危上

貧危下

儉敝

強武

德敝

名敝

文敝

闢虛

形勢

化合

平力上

平力中

平力下

環復

教源

教世

變法經緯公例論卷上

前翰林院庶吉士戶部主事湖南補用道張鶴齡撰

公例篇

天下古今之故可謂紛歧萬端矣推極而言將使工算之士窮於數計飾言術數者不敢自託前知而人世間確有一種性靈與生俱來不肯自昧比如一事之來將然未然不可預識人從其未定之天逆之億之逆億而中以為事理固如此也乃或事變猝乘不及逆億或其事之既見與其事前之逆億迥不相同至境過情遷又必反覆推求於其所以然之故又以為理固如此也又或取已過之成敗為之追論設種種變境以求之以為苟如是而所成必更多苟如是必不至敗壞或所敗較減少又以為理固如此也凡此者為一切經世家言及論世之人之文

字所由從出無論其言之是非得失而恆據一理相推求然則
事變雖繁由其形體之成深求其質力推移之方向固較然可
得其成敗之源不可誣也有宋儒者講求於一心萬事之交應
名曰理學格致治平始通郵轍格致用朱子說於今西人之學頗近而近日泰西
名理之學精心實測經緯萬端覺古人所見事物理致尙多僂
馳非其學有短長乃人世學術境界因時會而開耳今泰西政
治驟進考其源流皆由累代儒士精研格致推之治平如柰端
以數學明人事達爾文以生學明治理若斯之倫後起迭勝迨
近世通人如伊雅陵海爾威葛末勃老斯賓塞赫胥黎諸家推
究益精鑿樞萬端同條共貫由其窮源返本則謂之公理由其
措正施行則謂之公例而人治之道幾朗然揭日月而行矣夫
例之云者殆取天下古今之事變貫之以一範之以圖之謂也

至繁者例之使簡至微者例之使顯約略言之如一日輪天中
行星紛列至繁微也自求得繞日運行之軌而舊日謬說一
掃而空設術而求亘古無忒如奉吾所定之例以爲依歸至簡
顯矣然事理相赴之情有正焉有變焉正者萬殊而一本變者
一本而萬殊如吾國九千餘名之文字整齊條理分別部居字
以部屬部以類係然而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段借六書錯
出散見各部原非一律使非逐部理董必無以識其孳乳相生
之故吾人隨舉一事原始要終大略可言至身體力行自始至
終覺其中委折百端爲局外所不能共喻古人所謂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者良非虛語蓋繁微中求得簡顯簡顯中又出繁微
其知能並進之妙卽知能相生之妙也夫此繁微之數本由簡
顯遞衍而來宜乎可以略而弗究然非析之至審將無以足成

此簡顯之義而轉疑乎例之有所未賅矣彼夫一孔之士空談高論動謂天道之變非人事所能窮其視世故紛歧殆如芴絲莫理明者察知其理知此繁微者固有例可御若算數之有捷法可求矣然天道之遞推遞衍有時若爲例之所難御而繁又生繁微又生微若故相眩惑使天道獨行其變化而人心且絀於測量於此而灼然不迷確知爲簡顯中所別開之境而仍得所持循則夫卓識定力戰勝萬念非復致曲之學而誠明交濟以正御變庶乎可與程者矣夫繁簡微顯在天道爲相對相待之名在人事爲相反相成之數有例而無例無例而仍歸有例如算數之理由微分而推積分固有億兆京垓之無涯而積中之微亦與之爲無涯要其殊形詭體百端迭出皆可設術以求而無能出乎其外也夫是以謂之公例也今自變法之議起而

政治經濟家言囂然以不靖其故見未破者憚於更張猶欲皮
傳塗附以飾觀聽而銳進者乃不察於階級層累之由思驟進
於上理不知人治大例殆分三等一曰我法二曰世法三曰道
法我法者任私見尙專制而已世法者規民情察國勢以爲立
法之程途者也道法者度之於理而至當衡之於情而至平者
也我法之不行則必先規之於世法焉然後徐引之於道法焉
如平權道法也均富亦道法也西人之制能幾及於平權而不
足及均富故平權之說大顯而均富之法屢窮方今中國人求
平權略如西人求均富也矧十世紀中彼西人猶是權戰之世
求其平而未底於平者也此亦微積之理也
夫治亂興廢皆由極微質點累積而來惟明乎公例之主宰其
間則其巨者既可指其源流其細者亦可尋其觥理此所以宇
宙間政術學藝經緯萬端而皆託體於名理以爲起點也若夫
臚舉人治條附件繫世之君子多有取裁甯煩灌灌若其犖然

大者聊舉數端則子輿氏所爲不得已之辯也

實測篇

物之名萬天地動植皆物也人工所成亦物也天下之實境盡乎是矣綜而計之約分四端曰體曰質曰氣曰力質之合者曰體體之分者曰質質體之不可驟見者曰氣貫乎氣與質體之間者曰力力爲氣體質之所發生故氣體質爲體而力爲用然無此力則氣體質塊然不靈且氣體質無由而生而天地萬物幾乎毀息故氣體質爲形而力爲神一力獨行必有所抵兩力相抵必有所重因是而有比例有正變而物理遂日出而日繁矣泰西格致家研求物理著其公例曰靜重學曰動重學皆考求乎力者也有不以力名而實卽力者如物有不並容之體積一物在地球無論大小定流必有所容之地而不可以他物同時並容於此地也有可改易之容積如木

類質理鬆析含氣類最多又能納受錐鑿擠密質理有可剖分

金類質點鍊之壓之可使極密氣與水亦受壓縮小

之質點各物剖分極微有不泯滅之原質如火化之物不爲空

不減棄又如既成形體之物偃仰動靜皆有重心是也有名之

黍之重爲力而可實驗者如吸力愛力結力黏力壓力漲縮力凹凸力

抵距力離心力向心力之類是也此兩類中或靜而即可見或

動而始見動靜相因互顯功用大抵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

皆受命於力者也因其力而乘之除之測之量之於是乎有算

數之理

算中形體亦力所演不徒重力兩學分之合之於是乎有化學之理力之

摩盪而生熱生光生聲於是乎有電學之理

聲亦電加之使重減

之使輕爲輪爲桿爲滑車爲劈面爲螺旋於是乎有製造之理

大抵天工人巧千變萬化悉由力行力之所賅不誠富哉而是

諸力一一爲物類所有即一一爲人心所有事理所有亦皆可

以推測可以化分化合其鼓盪運行激厲奮迅亦熱光聲之電也其加減輕重因事制宜亦桿輪滑車劈面螺旋之製造也人心之力謂之靈事行之力謂之理輕之重之消之長之謂之政謂之教謂之學政教學之事由消長焉而存亡焉謂之古謂之今古今世古則力行之界而已矣天地所生人之制作皆謂之物察倫明理皆謂之事古書稱格物注家兼以事訓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物亦兼事然則形上形下古之人有觀其會通者矣今試卽世間人治察其宜何種力需力幾何一一皆物類中所有之數可以確鑿指證也又試卽世間物類察其由力而成氣質體復由氣質體而生力一一皆人治中所有之境可以發悟深省也因有此兩種理路往復考見是以古人說理之文有設喻之一法隱者不易見借顯者而形容之記曰罕譬而喻是

也其實不名譬喻直是公理耳物理顯而易驗事理隱而難求太史公曰易本隱而之顯謂大易言人事之至隱而託之於天地庶類以爲指像所謂彖者材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自其隱者言之曰材自其顯者言之曰像曰效也又曰春秋推見至隱謂春秋之法不假引喻直陳治理於二百四十年中分三等世以括萬變苞萬古所謂人事狹王道備也隱者內例也顯者外例也內例者吾心爲執法之官以應斷庶務也外例者彼物爲成案而資吾援引者也古之善言人治公例者莫備乎大學首篇格物致知謂天下之物理卽天下之治理由外以喻諸內而有引伸觸類之功由內以律乎外而有範圍曲成之妙格而致之無隱無顯同統於所知所謂得其例也意誠者信此例而不疑心正者循此例而不歧身修者增刪其例由知而達之於行

至於治國平天下力行之界雖有大小遠近之殊而致力之理
大與小同遠與近同也如部勒百人是此兵法部勒千人亦是此兵法兵法者兵家公例不以兵之多寡異其法也○呂端之言最未可泥天下容有小事不黏塗而大事不黏塗者矣安有小事黏塗而大事不黏塗者哉修身
以前靜重學也修身以後動重學也但所以求得動重公例者
恒在物知相引之中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修齊治平之理統
乎是物卽統乎是知此則名理最精之論而一切政教學藝皆
由此導源者也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草木也惠士奇周易說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而卽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焉此由天工而知人事

也因網罟而知離之爲麗爲明因舟楫而知渙之爲散因擊柝而知豫之爲備因車牛而知隨之爲從因書契而知夫之爲決此由人巧而知治理也今西人以算數化治步天測地諸學淺曰溥通深曰專門理之跡象人人可通夫婦之愚與有知能也若夫哲學之開與天地無終極積人積智不以一世界爲元同止境也此則聖人所不知不能也嗚呼隱亦何窮哉顯亦何窮哉

彼我篇

天下之理曰陰陽進曰奇耦又進曰多寡又進曰強弱又進曰消長又進曰生滅之數者遞演遞進而不能自休古今天下恒在此力行之中而莫能外也吾儒者之言謂論理不論力庸詎知所據之力卽所據之理更無力外之理乎吾以力行言人治

力分動靜物不可以終靜故動中所顯之理尤多奈端言動力之例有三一曰平速動謂每日每時刻每分秒所動之速率平勻也二曰加速動謂加之以力能使靜者動動者益加其速率也三曰彼我動謂兩物所顯之抵力也天地間不能一力獨存必有彼我彼我均動兩力相抵強弱乃形今欲攷見彼我強弱之理則所謂彼我動者乃人治之世所永永常存而消長生滅之機由此起例者也格物家驗彼我力有二法一爲一動一靜之抵力一爲兩動之抵力其說曰如立一石碑而以小石球擊之球與人力共重十斤則此碑受擊之時亦發十斤之力以相抵兩力抵銷球必下墜碑力較大球必反行或以與碑等重之物加以人力與碑相撞碑必仆矣又或鎗彈擊碑彈形雖小鎗力甚大此碑受擊之處面積無幾不能發大力以相抵則碑必

洞穿矣此疆弱之形也又說曰如兩牙球同列一槽一球自東而西一球自西而東兩球發送之力並同則兩球速率亦必相等至中間相值之地兩力抵銷球皆不動若東球之力倍於西球則東球速率必增西球且受其擊力反向西行蓋牙球圓轉乃其體質所發之自生力力本相同今加力東球使增速率則西球失其抵力而其自生圓轉之力反爲東球所用改其方向受其驅使此因疆弱而有消長之形也嗚呼宇宙之大勢豈不然哉夫物之永古平速不受加力者惟在天之日星與人身之臟腑別自爲一類此類甚少若海水之流空氣之動皆有加力可增速率矣外此皆有力可加有速率可增者也今夫人之有生官體心知皆有自生力以自養以自衛以抵距害我積人成衆積衆成國皆是物耳王者霸者以絕大力加之而其自生力與抵距我之力皆銷融於我

力之中而增成我力之體積益助我力之速率此闢者所以日
闢蹙者必至日蹙也然此抵力之驗隨在皆是不獨國與國然
卽一國之中人與人事與事亦無不然人之中不獨賢不肖之
相反者有然卽賢與賢不肖與不肖亦無不然此爲朋黨之原事之中
不獨利與害之相反者有然卽利與利害與害亦無不然此爲政治
沿革之原是以羣生紛紜終成角力之象事機發動仍多牽阻之虞
治不遽治亂亦不遽亂然兩力相持終有一勝故往往起點極
微而成效至不可算數者實因此遞加之力點爲主持其消長
生滅之原也夫人力之相受與物力之相受同一公例愛力結
力黏力吸力力之所行本無涯涘以爲之限乃或愛者不能遽
合結者不能遽聚黏者不能遽搏吸者不能遽引又或乍合卽
分甫聚仍散將搏復解驟引旋離其所以若此者必有阻力存

乎其間故我力之行與否及得竟其行與否恒視彼力之何如以爲斷此柰端言力學公例所以必稱彼我動以驗此抵力也然彼力之能阻我與否我之卒被阻與否仍視我力之何如以爲斷此柰端言動學公例所以必稱彼我動以驗此抵力者仍以足成加速動之義也明乎抵距之力率卽知加速之力率矣古人曰觀我生觀其生求兩力相抵之比例也又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得兩力之比例而於我力加其速率也力之所加則大小衆寡之形爲之退聽世固有小且寡而彌疆者矣亦有大小衆而彌弱者矣君子觀於柰端氏之力學而於事務消長之源不亦洞明其公例哉

輕重篇

夫人治之有抵阻之力既如是其彰彰矣雖然是力也有顯者

孟子卷之八 齊人伐燕 齊宣王問曰 燕國之亂 臣欲伐之 然則何如 孟子曰 臣聞 齊人伐燕 久而不取 天下皆叛 臣聞 燕國之亂 臣欲伐之 然則何如 孟子曰 臣聞 齊人伐燕 久而不取 天下皆叛 臣聞 齊人伐燕 久而不取 天下皆叛

有隱者其顯者明明知此力爲彼力所阻自非愚者皆知去其
阻力而我力卽行若其隱者驟遇之若不相涉並存焉若不相
妨而抵阻之力且絕大且能使我不妨而暗施其阻亦能使我
不覺而陰受其阻遂使疆弱潛轉而消長互移可大懼也天地
之理有弱始有彊有消始有長欲疆此端必先令彼端之弱欲
長此端必先令彼端之消若兩疆之兩長之必其事之眞不相
涉眞不相妨者而後可也然細審天下之事其眞不相涉相妨
者蓋無幾實則形跡不相涉相妨而理蘊仍相涉相妨也或目
前不相涉相妨而日久愈相涉相妨也疆之弱之長之消之其
公例當求之重學重學家審度物力相關有倚點有重點有力
點比如權衡之稱物衡之紐其倚點也權其力點也所稱之物
其重點也又如轆轤汲水環之以繩一升一降轆轤之心其倚

點也一升一降一重點一力點也此力重兩點若恒均平則力
行之用不見本無藉乎此權衡轆轤之具矣惟此能軒能輕能
升能降而所顯之理乃較然其可憑何則力重兩點本不相涉
亦不相妨而不知兩點加減之力遞傳於倚點而軒輕升降之
形捷於響應則其相涉相妨爲何如矣夫此不涉之涉不妨之
妨名爲隱阻力而實人世阻力之一大端故人之建議舉事也
往往昧於其相涉相妨之理辨之不早而優容而並存兼營而
並進卒之涓涓不塞星星不滅向所虛與委蛇及最不措意者
尤足以種害而苞禍又其甚者鹵莽滅裂壯於前趾意注乎此
而更不防乎彼比彼力之驟加而我仆矣之人者大抵憑藉一
時之重勢忘乎兩力之相持銳任之氣多而審幾之智短憂時
之意迫而防患之術疏皆未深求乎重學之理者也物之相勝

有有形有無形有形者相敵而易知無形者相狃而不覺橫覽古今事變敗於顯阻力者猶少而敗於隱阻力者尤多爲君子者忽於此而見戕於小人舉善政者昧於此而卒牽於積弊嗚呼是猶盲者目不見力重兩點之相持徒摩挲於一重點間而以爲道在是也駭者心不知倚點之傳力而徒以軒輕升降之無常爲絕可怪也若夫一事之間原始要終有專主有歧出審決輕重力不旁溢而成效始昭如治水者必塞其決而下流始壘如植木者必芟其條而正幹以榮卽至一人之身此理發見隨在可驗如才長者識短力優者德絀欲勝則理滅利勝則義忘學所以有專門業所以有專執心所以有專向由其力之不能並重以至體之不能並容也凡此皆足以證成輕重之理者也雖然處積重之勢欲爲挽回補救則遂束手而無術哉是又

有說夫力之所趨誠未易言改革有如河道屢徙而終爲濁流
莠稂勤芟而遺種復發彼力之重有所不行仍有所行革故鼎
新非什伯其原有之力不能改變其原有之情則加力之方術
因有無窮之變化不觀乎射者乎左手爲抵右手爲引作相反
之方向能使弧弦兩體之凹凸力羣聚於一點著箭之弦而成
絕大力積人治之理欲抑先揚欲擒先縱加力之法有絕巧者
又不觀於起重機器乎桿輪滑劈同時顯力能以少力勝多力
而千萬鈞之重運行移置無煩資育之程能士君子孤立於羣
疑衆謗之中而卒成旋乾轉坤之業者規度要害批亢擣虛厚
集其力一發莫制其運用乎一心者殆自其一絕大之助力機
器也此尤重學之妙用也

變力篇

力行之理演而遞進世宙乃以有變變之生由於力之動變之
速由於力之加速動今請言變之理以明不能不變之勢也請
言加速變之理以明變之甚易毋畏難也何謂不能不變之勢
也今夫日球以一點火質成最大光明之物地球以一點熱汁
成無所不載之物皆變也自有文字以來五千餘載以比未有
文字之歲月殆五千年中之一瞬耳然山川遷徙滄海颺塵所
在多有昔之帝鄉王會今則風雲鬱蒼昔之裸壤窮陬今則膏
琛蒼萃春非古春秋非古秋格物家言今熱度遜於古熱度余謂地球之轉必緩於古晝夜因以
舒長但無法可驗惟古人壽命較長爲一證耳望古遙集悲歎萬端矣若人之有生腦
中思力與生俱來小腦主記才大腦主悟才記舊而悟新也自
有知識卽懷新機孩提之童投以玩物移時輒敗或搏散之或
改作之厭故態求改觀也自成童迄垂老學識遞進情志改易

甚至處斷一事前後所見成反比例至如學術之日進無疆心靈之用而益濬皆此人情之善變爲之也積之天地既如彼考之人情又如此而世運之新變又何疑乎夫西人之性情貴創獲不貴因人重先知不重共能舊聞告謝而新理方滋心力不窮政學日進殆有由也乃如吾國人心之偏蔽則今必尊古焉後又必尊今焉審如是則今安於不如古後又安於不如今心志之期許甘居於日退則人事之步驟亦竟日退矣二千年來如波之頽以迄於今治理污敗學藝塵封考其病源必在此矣何以言變之甚易毋畏其難也夫物以加力而動又因動而生加力力率愈加速率亦愈加如火之然始而星星終乃燎原如泉之達始而涓涓終乃沛然此定理也世宙之變源出於幻誕莫測之心靈機勢一動腦力俱張積成風氣不能以氣數求其

程限不能以時刻分秒定其比例故其變不可思議變之速率亦不可思議是以名理家考驗世界有過去有未來而更無見在比諸濯足洪波波流迅激罷濯之後足所沾濡極微水點皆非插足時故物微矣哉眞足形容大化矣自今日逆溯中古不逾三千年而景物風氣無一相同使中古人民復生今日亦已杳冥愴怛不復能識別其世界其變亦速矣乃泰西格致大明理境迭出新新之力絕塵而馳近今不百年間丕然大變回視百年前幾如吾土之追溯中古其速率之懸殊殆如一與三十之比歐洲論世者謂如彼中進化之速後之視今若復增率則地球上變易情形殆窮於意構想像也今吾國自通商以來五十年中景物風氣變遷之速亦非前五十年所能相例繼今以往力將彌厲速將彌增而如欲舊之守焉如一簣障狂瀾耳政

不變其實而名已變矣學不變於上而下爭變矣此皆五十年

以前百計迫促而不肯爲之者今何如耶

在時譯署司官出使
隨員科目中人鄙夷

不屑今則營求
奔競惟恐不得

願其變之速率所以驟增者則內心之轉移尙

少而外境之逼拶居多內心之轉移與外境之逼拶併合成體

名理家謂之體合之公例體合之力出於自然不煩勉強天地

間形形色色無論天工人巧無不由其體合改變情狀靜言思

之可悟至理

懸崖之木與坦地不同鹹水之魚與淡流迥異陸
之車軌水之帆輪冬之覆裘夏之麻葛但舉粗跡

已無一非
體合矣

凡人之情厭於故喜於新勇於改此自有之內心也

若兩兩相形則有相嫉忌心有相爭勝心而因以相比附而成

體合此所受於外境者也卽論泰西進化之速亦由一二人倡

於前千萬人和於後一國倡於前諸國和於後由相忌相爭而

卒同出於一道以相成相合羣力並進電掣風馳不可方物乃

與吾國相較有一與三十之比例焉然則吾國進化之所以遲
遲者特未加力於變耳苟加力焉而三千年之故態百年之內
可使盡變此由中西相較而得其速率之例理由實測非比空
談蓋體合之勢爲之也而世之論變法者顧鯁鯁竊慮以爲吾
國之積弊深入乎性情風俗源遠流長有在千年以前者非寢
歷久遠難以更新此似是而非之言坐不明力學之公例耳但
吾國變法之事有主治之權則變之較易無主治之權則變之
頗難蓋吾國人民受治於主權最爲馴美其觀聽所及先蒼萃
於朝廷於長吏而後敢旁及於四鄰於環球故國民與長上之
體合最深而與他國之體合最淺此變法之先聲所以獨操權
於有勢位之人也雖然此謂有待而興之凡民耳若夫豪傑之
士閉戶讀書上下千古與至治全盛之道自爲體合而取以論

定今日地球之列邦是非得失高瞻遐瞻非區區數百年之治法所能禁囿彼其立言質直無諱道乎民心之自然而其餘緒尤易爲桀黠之徒所藉口以犯上而作亂蓋變於上其勢順變於下其勢逆也嗚呼吾危之矣況乎大宙之變相率而俱變無由獨立於不變少數受變於多數焉弱者受變於強者焉由前之說變之權不於上將於下也由後之說變之權不屬已將屬人也嗚呼吾尤危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世固有變也在主治者之通之也夫苟樹風聲者以膠執封故步承風旨者以苟且安故圖起視朝野若病夫若萎木聖人繪其狀曰倦誠妙且肖者矣至於倦焉而憑陵欺侮何所不忍而甘之矣抑吾思之吾國變法之易其速率有過於西人者其說則至奇而其理則至確何則彼西人者名理器數政治各

端大抵積人積智師導於前弟武於後得尺得寸艱難辛苦以造於茲乃吾今日取其已得之理已成之治而諭諸人而施諸事彼歷久而臻者吾一蹴而幾之彼闢草萊我馳康莊繼此而往精益精密益密廣益廣繁益繁吾億兆神明之胄其體質皆勞苦善思千祀忠孝之教又深入其微隱試與深睚高鼻之倫並轡交馳各騁捷足將凌厲而無前超軼而遠過寒冰勝藍可操左券此非吾自尊揚己之言彼西人者固恒引爲深懼蓋庶之才智與物力之富饒固甲乎大球之上者也而奈何不深思焉徒畏葸因循而不敢與一決勝負也乃如其不可驟致者則亦有之矣曰革君政舉民主也尙平等重自由也去重典用輕刑也凡彼中所以馴致乎此者蓋有道焉驟而施之不相受之俗其陳義之太高與今守舊之徒舍學藝而談性理舍富教

而談忠義不揣本而輒齊其末其受蔽相同也其致亂亦將相同是故今日之法不變可危也變亦可危也孔子曰暮月已可三年有成言紀綱法度之事也又曰必世而後仁百年而勝殘去殺言性情風俗之事也由世法而趨道法合孔子兩說觀之亦可明循序漸進之公例矣今一二明達時務之大臣懷揅時之苦心方思改弦易轍而未得其當而談新學者不度民情不規國勢遽以過高之論聳聽而市奇而強聒以必不可行之說則有所激者不得不持論以相駁詰而斥爲離經叛道之言一法未變而空言之爭已如是其紛紛也楚失齊得甚無謂也誠使政學昌明民智大啟則今日所視爲非常可怪者異時將以爲庸理庸言焉若乃危亡在即不急其先務而輒以高遠相期而何怪人之河漢其言也

驗信篇

然則大宙新機繁然趨變之力何自而生乎曰物力心力相生相成焉已耳夫居今日文明之世溯往昔草昧之初其增多於古昔者萬萬而實天生地成無一增多顧今曷以文明古曷以草昧毋亦惟人心之力與物體之力相窮究相尋引以成此文物也乎今夫由穴居而知棟宇由毛血而知烹飪由皮卉而知冠裳此由人心之圖謀趨而赴乎物也由棟宇而求丹刻由烹飪而求珍錯由冠裳而求文繡此由物力之燦爛躡而赴乎心也此所謂相窮究相尋引者也雖然物無言者也儲其體蓄其用無由自貢於兩間徒埋淪廢棄鬱菁英而終古無異懷奇之士不得於時自安義命及乎機緘既啟百靈効命我心如官彼物如役我心研詰彼物答酬登乎明堂喬喬皇皇而向之埋淪

廢業耳目不加者奇珍瓌寶震駭暗聞一一可怪然而斯物也
自其埋淪廢棄之時儲體蓄用至於今日未嘗有豪末增加也
是則物力無權而心力有權也心力之加乎物如行遠道然曲
折相赴皆有程途彼名理格致之書具道甘苦傳述曰精皆其
紀程之書也程之所經大約自無之有由粗之精之二者其大
率矣然其所以精者又有兩大端一曰考察二曰試驗考察者
深求乎物之內層試驗者旁求乎物之四周二者並重然不經
試驗則考察亦虛如鐵之一物最古以爲耒耜釜鍾今以爲車
舟火器論鐵之本體原有此等能力儲蓄其中人心雖靈止能
化分化合以鍊其體使精且純必不能別出一物以代鐵之功
乃其由體而達乎用者則必由人心之靈預構種種利用之形
超乎其外復入乎其中與爲體合如昔之舟車及礮石火弩並

與鐵無涉以鐵爲之而其用彌宜則化分化合之考察爲不虛矣抑未已也如造鐵軌必審地質之堅塹製砲械必測空氣之抵阻凡是之類心思及數十端而甫成此一端之用至於物旣成體其所見之宜忌與未成之先所預見之宜忌又復一一不同必有草創而後有脩飾討論潤色之加要其竄者必使之堅疏者必使之密不憚煩不憚改大異乎守舊怙惡因循粉飾之爲往往前之創未及通行而後之所改已出爭勝若甫經創造而謂有美無惡雖聖者有所不能是以閱時未幾而往昔已陳之跡若土苴若芻狗一若稍惜其心力而物力之埋淪廢棄已抱冤抑於無窮而重負此天生地成之體用蓋自試驗之法人行而變革之理因以大明焉故凡無形之理其備乎體者古人容可具言而有形之制其妙乎用者後起終歸愈勝彼夫人治之

理又安能逃此公例乎禮也政也兵也刑也盛世有之衰世亦有之盛世因之以爲治衰世亦緣之以爲亂能治能亂禮政兵刑之能力也使之治毋使之亂主治者之功用也古人立法在當時必爲盡美紀之史官貽鑒於後世亦以爲信美矣乃征誅揖讓之相反而並爲聖人尙質尙文之迥殊而均爲盛治幾經世變而泥古爲法者乃無不敗孔子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諒哉言乎是何也禮政兵刑體也達之乎用則有時焉有勢焉時之宜勢之合治矣時之不宜勢之不合亂矣古人能取已成之禮政兵刑而詳論之古人不能逆料未來之時勢而備籌之惟揣乎時勢者旣精旣周則識定力定而禮政兵刑俱當退聽於是古之所疑者吾爲信焉古之所渾者吾爲畫焉此由粗之精之義也古之耳目之力所未窮者吾爲廣取焉古之

心思之力所未闢者吾爲創解焉此由無之有之義也夫上下
交接而成國會一施一受盡之耳人但知禮政兵刑主乎施而
時勢主乎受也而不知時勢主乎施而禮政兵刑主乎受也上
下施受脈絡貫通斯之謂人治人治者依人爲治非離人爲治
試驗乎其人之宜與合否能致其人於宜與合否而禮政兵刑
變革之大力由是而生焉大變變古今大損益不大因襲也中
變變祖孫重繼志不重述事也小變變日月貴更始不貴怙過
也孟子答陳賈之義今事理人心之體合皆有作新之機磅礴積持
滿而待發而乃埋淪廢棄俾不得自効於天地之間徒抱殘守
闕孜孜焉考察其無當民生之事且或最不宜最不合於時勢
者猶視爲致治之祕術則何如取其所行之舊法與日新之時
勢略一試驗之也試驗於舊者之不宜不合則新之行也決矣

復試驗於新者之最宜最合或不遵宜不適合則其標本之故
次第之施又可得而決矣

信勇篇

有縱之變有橫之變縱之變時運之遞嬗也橫之變並世之混
合也是故先有橫之變而後有縱之變橫之變奈何今夫政學
之深微與日用之淺顯同一公例也彼我相形由同而異由異
而同異不終異同不違同於是乎有變之事五大洲之遼廓也
種族之蕃滋也地不相通也種不相亂也言語不相達也擊幣
不相傳也乃美醜善惡同有性情飲食男女同有嗜欲此猶曰
賦之於天與生俱來者耳乃如食味之必五穀芻豢也同被服
之必布帛也同居處之必棟宇也同財用之必金銀也同吾不
知亘古隔絕之人孰開其先孰承其後要之五穀芻豢之確爲

可食布帛之確爲可衣棟宇之確爲可居金銀之確爲可寶固五洲之所同也同則可信可信則不可變乃飲食同矣而潔治不同被服同矣而尺度不同棟宇同矣而規制不同財用同矣而平準不同不同則異異則疑疑則必有一是有一非而勢且處乎必變但此變之爲事或以此變彼或以彼變此方其並立爭存固皆有揚己自尊之心各守其舊而不肯遽變乃粗與精遇而漸變於精拙與巧遇而漸變於巧繁難與簡易較而漸變於簡易紛歧與畫一較而漸變於畫一大抵宜乎情適乎用則從之者衆而其力之所行也廣不宜乎情不適乎用則從之者寡而其力之所行也狹不宜者受變於所宜不適者受變於所適寡者受變於衆狹者受變於廣愈不宜愈不適則愈寡愈狹而其受變之速率也亦愈大凡此者皆變革之公例所較然可

信而不可疑者彼飲食衣服居處財用其微焉者耳卽其微以知其巨而政法學術之大變從可論矣夫人治之資乎政與學何昉也謂夫民有不利而政能導其利民有不智而學能啟其智窮今古周地球興政興學皆本此意此發源之從同者也乃者或以利民或反以厲民或以智民或反以愚民此末流之各異者也夫同一利同一智而優絀之數不同則變革之端方大而況利與厲智與愚乃極於相反之比例其有不受變之至速也哉三代以後上下遏壅二千餘年矣其所爲治大抵厲民愚民之爲而民利末由廣民智末由開不堪其厲不堪其愚則大亂作而因以易姓是故姓一易而法一變顧其所損益所弛張皆以一統爲主無兩兩相形之勢相競之力是故姓一易而法一小變屢易而法卒無大變善乎龔自珍之言曰人何必不樂

一姓也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又豫師來姓今也環球異族一旦叩關睚眦眈逐集我東亞其時勢之變爲亘古所未有則政學之變亦亘古所未有天其不欲遂棄吾亞乎則如是大變所以弼成啟牖我聖君我賢相者也其弼成啟牖之奈何天固不言亦惟以此相形相競者昭示之而已矣以此所昭示之政學較吾所固有之政學孰精孰粗孰巧孰拙孰簡易孰繁難孰畫一孰紛歧孰宜孰不宜孰適孰不適抑民之所從孰衆孰寡力之所行孰廣孰狹而吾之師定吾之終於自異或終必從同之勢定吾之當變不當變之計亦定雖然所謂變者豈徒剽襲形似或取其一二端支支節節而爲之哉樑棟之朽而飾以丹漆輪轂之腐而塗以膏澤何救乎其傾且覆哉名變而實不變則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末變而本不變則本已先撥而末亦

終亡吾國言西學者五十年言西政者亦十餘年覆轍相尋無一實效大抵坐此兩弊耳不然安有彼之所以治而吾轉以亂者哉一孔偏執之徒不察乎此則且抵掌得志謂夫變法之效已可概見歷指前車戒毋復蹈將傳會其迂謬之說力阻新機間執夫議變法者之口而以卑無高論相叱嗚呼以前此爲變法咎不咎於變之不勇而咎其法之無功豈不冤哉彼其圖便其一己之私謀而頑梗其間者吾不屑責已若夫託於清望傳於高義噉噉然攘臂而爭所藉爲護符者則爲聖道也祖法也綱常名教也抑思窮久變通獨非聖道乎革故鼎新獨非祖法乎至於綱常名教則亦有名焉有實焉有本焉有末焉彼所執持而爭者果實耶本耶抑名也末也

詳忠
敝篇記曰立權度量考文

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可得與民變革

者也凡變之道必先變其外而後能變其內如記所稱權度量衣服文字諸端皆由跡象起點先易觀聽徐革心思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商鞅徙木園都及今日本明治維新改西服行西文皆是物也卽如沙門傳戒必先披薙軍士編伍便給號袪均有微意存也外境偏撈內心轉移體合之變公例較然已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今也於權衡度量衣服文章諸端既取其已敝之法而深護之重寶之若厚有戀戀於其間而於親尊長別之真意實政反任其陵夷否晦而無所顧惜用情眞謬亦已極矣而徒取其縟節繁文澆漓天性者力爭而務存之以聊佐吾談鋒便於擯斥異己之私耳利害及身圖窮七見而豈眞有厚愛於綱常名教也哉吾將奪其所恃而立一說焉曰凡倫紀之眞性得乎天依乎死生與天地同不敝者實也本也不可變革者也凡倫紀之浮文飾乎人損乎性情與權量諸端同爲必敝者名也末也亟宜變革者也以此論倫紀得環

球大同之理矣而孰能操異說以爭哉

法人篇

古語云有治人無治法今之大臣多執此說以難變法之議以爲方今之世官場如其鬪茸也貪婪也詐僞也人才如其委敗也風俗如其澆漓也不責之於人而責之於法必至法新而人舊利增而弊亦不可勝言而試問以鬪茸貪詐如何而釐別人才風俗如何而維持則又束手而無術然則忍而終古乎淪胥以亡乎又不可也嗚呼若而人者比比皆是吾國安得以有轉機哉余嘗深求乎人法相維之際而究其本末矣大約小變其治則人爲本法爲末欲變法先變人大變其治則法爲本人爲末欲變人先變法夫人做而變其人如官不治事則易其位耳官藉法而舞弊則誅一而警百耳是謂小變若夫法之

大敝而行法之人與之俱敝受法之人亦隨之而盡敝於此而
尙求之人誠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視長上之死而不
救此則非變其法而人且無由得變吾嘗觀於今之法矣其例
行之事最可笑者如逆倫之人犯必曰風顛也誤傷也越獄之
州縣必曰公出也規避之省分必曰親族也寄籍也游幕也告
假之官吏必曰省親也修墓也措資也告近乞養必曰親年六
十五也粉飾詐誑明知故爲而概無詰責試問法敝乎抑人敝
乎然且曰無關緊要也乃如樞務總於軍機而宰相爲具員矣
庶政歸於六部而卿寺成冗官矣兩司總轄府縣而巡守道爲
虛設矣州縣攬持民事而丞倅爲贅疣矣胥吏爲辦事之人而
堂司各官爲木偶矣例案爲舞文之具而胥吏一途爲利藪矣
責人以清廉而尅扣廉俸俾無以自養矣禁人之貪黷而平餘

火耗諸名色又爲之巧開門竇矣漕倉託名正供而耗國特甚矣武營失於規制而虛額扣餉相仍矣鹽務之稅章憚改而私梟充斥矣銀幣之平色不一而作奸便利矣他如河工之冒濫驛傳之虛糜水利之廢弛織造之浮侵衛所屯田之虛設八旗生計之凋零以及利輕弊重之端名存實亡之政動闕大計而積弊相仍其始也因其法之敝而便於營私罔上之徒其繼雖有賢哲奮圖更張動輒掣肘而獲咎是法旣驅迫之束縛之而使出於闒茸之一途矣因循苟且虛僞便捷侵民病國而身名泰然是法又誘掖之獎勸之使出於貪詐之一途矣故曰法敝而行法之人與之俱敝也變人爲先乎變法爲先乎自詞章楷法之學盛而所學非所用士類因以凌夷矣科目保舉之途濫而舉錯無大公仕途因以冗雜矣堂廉隔絕於高遠而臣下因

以欺朦矣官吏積資爲升轉而豪傑因而坐困矣吏役苛索之無度而盜賊因以繁滋矣獄訟不決於衆共而奸猾因以舞文矣上鬻官而賄賂之徒因以得志矣上信邪而左道之徒因以作亂矣農政不修而農皆惰矣兵政不修而兵皆疲矣工商政不修而工窳商困矣夫治之有法也猶水之有坊也坊壞而水橫行矣今天下百弊叢起綜其大要兩言括之學喪而人才衰政失而風俗壞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者卽吾所謂法敝而受法之入隨之盡敝也變人爲本乎變法爲本乎且今日之情新旣不變而舊亦無可守豈惟法敝直謂無法可耳至於人不可謂之無也不立廊廟有伏於草莽者矣不居津要有投於閒散者矣不託中國有隱於居夷者矣不由培植有出於發憤者矣不出師傅有得乎游學者矣凡是諸人皆可用者也

而特不能以今之用法用彼其人也且變法之後而人亦有與之俱變者此進種善羣之公例而其效可操券決也去冗官則人無幸位之心也責實效則人無苟安之志也革弊竇則人有自好之情也去壓力則人有效忠之望也破資例則人有自見之思也黜頑固則人有開化之機也斥僞學則人有專門之業也去浮文則人有質直之行也絕鬻賂則人有廉恥之節也厚祿精則人無內顧之憂也信賞罰則人無希冀之懷也此就其淺者言之耳若夫伸民權以聯上下之誼合人羣以宏智勇之用廣公義以昭正大之規開民智以大知覺之域吾知開明以後之人類其識見所造之境界與風氣所成之氣象有迥非今日人類可比者識見精則公私之分明風氣進則忠愛之道盛此生學家所以謂進種之妙能盡變其原有之質力至不可復識

非虛言也然則今日以無人爲患以人之壞法爲患至彼其時殆不必慮矣是非有公道而議院可行毀譽有衆論而公舉可信始知人才者國法之憑驗也登其朝行其國與其人接而國法之隆污可得其大率矣今之昧乎本末先後之間者不謂法壞人徒謂人壞法百易其人百覆其轍偶得才者不竟其才與無才同甚者以才自營其私而患更甚於無才也則曷不急變法也法一變而人悉變效捷於影響也如曰不然則吾有鐵證焉方拳匪之初興附和乎滅洋之說者多矣矯命伏法明詔下頒而向之仇視者轉而求媚焉人之變也有若是其速者其變之速大可懼也抑大可用也視吾法爲何如耳

學豫篇

夫變法亦非易事也同一政治而施之於世有行有不行行之

而有效有不效論者或迂回其說諉之時諉之數至不然也夫
是非止兩途以此政爲是行之也決矣以此政爲非舍之也決
矣然則何以處此不行不效之顯然也曰以瓌材爲棟宇必視
其基址之任載也琢美玉爲器具必視其工匠之精良也今以
至美之政而加諸渺不相附之世譬之飾沮洳以瓌瑜塗糞壤
以丹雘多見其委棄而已矣今之言治者必曰變法言變法者
必曰西政然以聲病小楷之人才貪贓枉法之官吏流失敗壞
之風俗委靡浮薄之人心吾不知政何自而行也有如主自由
上理也然施之今日將攘盜之風益起而忠孝之心益漓矣設
議院公義也然施之今日將迂謬之談什九而開明之言一二
矣重公舉直道也然施之今日將沽釣之風日盛而好惡之公
反淆矣重武事要圖也然施之今日將召募不過烏合而軍儲

不過虎韜矣國債所以裕用而今則欺誑其官民矣公司所以合力而今則侵蝕於首事矣亦嘗興商而商多折閱矣亦言勸工而工皆苦窳矣則又有海關之稅司海船之管駕船廠礮局之洋員鐵政礦所之洋匠大小學堂之洋教習一皆借才異地非我族類形隔勢禁而降心相從若改用國人則弊敗立見豈彼人皆賢而我人皆不肖歟凡此之類厥有大源蓋非政之不行之咎而學之不豫之咎也夫天下之政則天下之學而已矣學與政合學興而政亦成學與政分學壞而政亦敗且天下行政之人皆學之所陶冶也學此政而行此政政以達其學也其政則行未學此政而強行此政政乃違其學也其政則不行抑天下受治之人亦學之所熏炙也人有學則智於政有愛力焉其政則效人無學則愚於政有抵力焉其政則不效由此言之

政以保邦而學能進種也進種之效能使頑者化固者通劣者純陋者文如果木之植經園工之移接而果實繁大與原種迥殊又如育蠶之法察其病惡加之釐剔而繭絲一律純美學之益於人生亦如是矣昔周禮六官士皆世其學宿其業七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三物六行論士於鄉而登之於朝巨細之政無不備舉今西人七歲不入學堂罪其父母自其童齠而書計化學天文地理公共之理無不備知謂之普通學成人以後量其質察其才類別羣分各求深造謂之專門學一國之中學堂數十萬所經費數千萬鎊王侯胄子農豎牧童無異師也無異學也公卿大夫兵農工商各專其學也各習其政也今吾國達官貴人履高戴厚不知天地爲何物至語以明理天演之精微進種開化之徵驗猶執盲者使察秋毫執聾者使辨七音也而

况岿岿者氓令其保族類愛君國善羣治奉教理如之何其可哉此基址任載之說也且夫事變相因有可行而卒不可行者有不可行而實可行者有舉此必先舉彼者有興此必先廢彼者大抵一髮之牽動亦繫全身百務之廢興俱由一本凡是深微不名爲政當名爲理理之所隱非學不顯學之爲道萃人生之精力智慮與政治之理切磋琢磨相引而俱深外之有見聞之啟迪內之有研索之開闢一事之細更番迭進未來之利弊未形之層折雖甚窈渺窮於匿藏而又各有專精各有心得力無旁騖而識有遞深如算學家分門別類演釋難題以待日用又如試場之文題一而文萬諸美畢臻而義法幾無不備因是而國事萬端之措注皆臚萃羣策取精用宏成一豫算之表西人各政皆有豫算表決算表工部之圖用能因應咸宜疑難冰釋此工匠精良

之說也今吾國之爲學也耗思於文藝一門其從政也疲神於
例案數卷卽此二者已屬不相附麗之端况事變遭逢創亘古
之所無交迫迭起皆聞見所未經思慮所未及譬之履道坦坦
忽焉而欹峰黝澗阻深四起忧心駭目試步輒仆是故交涉之
世紀非一統比也國學之盛衰國際之榮辱因之何也謀國者
之見識不同則操術因之迥異彼此相乘之際其陷阱我而不
知者姑無論矣乃或彼以公法相待而我以私見乘之彼以開
明相待而我以獷野出之如通商不考稅則而徒責商人之禮
貌交際不講權利而徒爭覬見之儀
文乃致使商務爲漏卮傳教爲亂階至於今歲殺使焚館則日
吾各國使臣必遭誅戮矣燬教堂殺教士則日吾各埠寄居工
商必被慘酷矣議交還都城則日是我設計誘我將俘虜我貴近
也議退兵日期則日是甘言誑我實陰利我土地也其所汲汲
焉引爲深惡者皆人所不屑爲不必爲者也若乃羣視耽耽所
乘勢進占足爲我命脈關繫者轉若不甚愛惜吁慎謬至此又
何責焉學識之愚智不同施措之昏明又異我之所慮全非彼所

挾持彼之所忌曾非我所夢見夫彼我交涉國際也亦物競也
童昏之子角智於輪墨瞽矇之夫爭明於離朱其百遇而百敗
也審矣試思其所以致此者不能不責於不學無術誤人家國
也

興學篇

夫學者天下之公非西人之所能私也西人先得之則西之耳
今天下奮唇鼓舌以佞西者吾見之稔矣閱西學啟蒙數卷披
新聞日報數紙讀西文拼法數冊翫其衣革其履於卷其口
金絲鏡其目愛皮西提其語言大寫細崽其交接其稍勝者則
工藝商務其談助面積起點其文字保教保種其演說平等自
由其宗旨以是爲開明人才也而孰知虛僑粉飾無裨實用先
已蹈中國不治之錮病哉且如彼其學術則西國五尺童子猶

得做以所不知焉。然而，是人也。簞鼓於王侯公卿，而我王侯公卿，或受其欺矣。炫市於搢紳士夫，而我搢紳士夫，或張其欲矣。嗚呼！吾數十年前所用之洋務人才，既悉取之駟儉奸污之流，而以之賣國矣。以之僨事矣。及今而變法，又將售佻巧浮薄之欺，而國事日踰益不可問。識微之士，盱衡時勢，既竊竊然憂危於斗室之中，而起視斯時一二大臣，懷遠慮，防隱患者，亦憮然曰：無才無才！夫才雖非盡無，而其不足備給於變法之用，固顯然也。夫法之變也，必變其行法之人，而後法不爲人所壞。尤必變其受法之人，而後法不爲人所撓。變行法之人，培才是已。變受法之人，進種是已。才於何培植？於何進興？學是已。興學之道，立基在普通，而收效尤在專門。普通之學，略明理徑而已。欲求實用，求真才，則非專門不爲功。願居今日而言興學，籌款不易。

一難也。肄書無定本，二難也。教師無定範，三難也。是以瘠苦州縣，翔辦蒙學，堂數所而力不暇給矣。省會商埠，所設學堂亦至普通而止矣。普通學門類繁多，分延教習，最耗財力。如有課程定本，問途較易成就，轉宏自不致多耗費用。書無定本，則人自為學矣。師無定範，則家自為教矣。如是而言學普通之不治，何有於專門？雖積年累紀而所見聞者為皮傳塗附之學，所造就者為淺嘗浮慕之才於國家，何裨去事功愈遠。夫事固有舉之不如法而百舉百廢者，吾國之通病也。而於仿效西法為尤甚。今議國家設立學部，延聘中西通儒，譯編課本，自蒙課遞及普通，依次分門纂為定本，通行天下，畫一遵守，民間幼童八九成羣，即可自設蒙學。即至中等學堂，購書置器，亦奉課本為之導師，合力而舉，事半功倍。至如教師定範，各省宜設師範總學堂一所，分學堂數所，由學部派員考察，次其等第。

領有堪勝教習之文憑方准受徒授學教課勤惰亦由學官訪
察分別獎罰二者既定學遂興乎曰未也則必破除成見更定
法制罷黜虛浮無用之學盡改科舉取士之法使天下之才俊
以學堂爲淵藪百族之進身以學堂爲梯階趨向既專精神各
奮民之鼓舞於新學無異今日之功令文藝不煩勸諭而家誦
戶弦行見中小學堂之設徧於鄉閭天下靡然向風矣夫而後
國家之籌撥公款之存儲紳富之捐助乃畢萃其力以振興專
門學堂專門學堂之辦法不利於聚建而利於分占瘠區則以
一府占一門富鄉則以一縣占一門如甲府占天算乙府即占
地輿甲縣占礦工乙縣即占電學籌款既厚規制較宏可以延
聘外洋著名之專師可以廣儲各國新出之圖器至如省會重
鎮則宜占陸師海軍船塢則宜占水師槍礮局廠則宜占軍械

總理衙門則宜占公法海關各署則宜占商學著效名礦則宜
占礦務鐵路公司則宜占工程凡斯之類尤有實事求是之益
因勢乘便之功凡普通學既卒業者悉量其才質令肄專門專
門學既精通者則游學外洋廣所未備專門之學既興而後游
歷有益法人薄柳之言
日中國學藝未興游歷經費全係虛擲蓋
學問之道有所主乎中乃有所益乎外也行此十年而才俊不
興風氣不變者吾不信也如是則空疎無具雷同勦說之流熿
火自消蹄涔自涸實學盛則僞學不足患事功著則橫議無可
乘而所謂保教保種之精言平等自由之公理經名理家之闡
發將與星日同昭國家更新百度取鑒方殷實足恢政教之宏
規合君民而禔福何至爲犯上作亂之徒挾之爲藉口之資也
夫就今日而論必曰西人多智而我人多愚西人多公而我人
多私不知此皆可以學術治也愚者私之漸智者公之漸學問

日啟而理義大明西人進種善羣之法言之綦詳無一不導源於學也今吾國人之識謂學能使人智則或信之矣謂學能使人公固未之信也甚者斥西學爲壞人心術其於西國政教風俗之本源殆未能有所見也模稜依違由於見理之淺而已矣中國考據詞章之學浩如煙海橫經者千百通經者不及一二勸學篇所述守約之旨至爲切當竊謂宜取各經中微言大誼訓詁名物門分類別提要鉤元著爲羣經通義史學則取歷代大政大事表其沿革紀其本末著爲歷代通史性理之學西儒名理專家近蓋益邃唐宋以來儒家派別刺取精要各存門徑以備參稽亦關要義周秦諸子塗徑較繁其於治理各有所見有明以前究心蓋寡國朝學家頗事校勘實亦未洞源流宜分別真僞略宗班志之例析其派別而引伸

發明其義旨勒成一書以上四端中學粗具折詳略之衷辨
精粗之倫須由博學通才任其理董普通課本於此取裁若
夫舊學專家能爲伏生轅固馬融鄭元其人者亦聖教之功
臣儒林所不廢也至於詞章之學如古文詩賦詞曲之類則
篤嗜者自爲專門書楷繪畫西法測繪篆刻之流則資生者
別爲藝術於求才取士之途不當參預誠恐耗力無用者之
多也

進種篇

地球萬種植物最先西地學家考求地質層疊之說種字从禾其訓詁亦在植
物者爲最古詩實種實褒鄭箋云種生不離也引伸之則凡物
之有類可分者皆曰種故廣雅曰種類也民種之說自周以前
而有之盤庚曰暫遇奸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

茲新邑左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猶云種也盤庚之言

合於西人汰種之說西人於稷頑不化之人蘇苛其禁令限其

左傳之言合於西人別種之說別分也西人以全球之人別為

五種之中又分別多五種曰黃曰白曰赭曰黑曰紅

殊因其地氣天時而限制焉者也此近於左傳有由於人事者

如強弱智愚之優劣因其政教學術而分別焉者也此近於盤

說天成之懸殊非可強為變易人事之優劣可以默為轉移是

故今天演學家則有進種之說其考驗確鑿乃出於生學家生

學家考驗羣物生理皆可以人事變天成如植物之種大抵賤

者易衍貴者難蕃然有灌溉糞壠移接諸方則少者可使之繁

并賤者亦可使之貴如尋常之花一經移接便成異卉若夫動

物生學尤屬精微觀西國牧養專家自其合羣游牝之時而其

孳生之積筋骨肌肉毛色舉能設法變易使駑者良羸者肥常

色者斑文

西國馬色
尙斑文

巧奪化育可謂奇矣

泰西生學家言人生
孳生善種亦有一定

良法考之古書所傳戒容止慎胎教理殆相通吾因疑班志房
中家著錄自黃帝堯舜湯盤庚皆有專書殆聖人考求生理之
學各有精微論著顯茲理深秘震眩俗聞
故書已軼新理待彰別有專門姑弗具論若人治優劣關繫種

類之理約略言之則曰政教善則強且智不善則弱且愚學術

精則強且智不精則弱且愚至淺顯耳若就其精深者言之則

有體合之微理焉體合者何外境內心交合成體也夫天下萬

物萬境皆以內外體合而成吾人之身一言一動皆感受外境

而始有言始有動卽至一意一想亦感受外境而始有意始有

想夫此外境感受兩端盡之曰聞曰見是已聞見所受感發腦

筋則生意想想所偏流露外著則生言動是故生人之世聞

見生識識生才才生事業才識事業則聞見爲之起初而已然

則政教之規範學術之陶冶一切治法與人相感便名聞見政
教學術蔚成風俗與人相感亦名聞見由彼外境入於內心其
中層積體合尤有微理可以罕譬而喻者大抵人性空明略如
玻片官體耳目能聞能見能感受略如攝影之鏡所聞之聲所
見之迹若政教若學術若風俗略如外物之形形立影隨入之
攝鏡留於玻片光學體合之公例也政教學術風俗種種見聞
感於腦筋留於性質成於才識著於事業性理體合之公例也
然則政教學術之優絀風俗之善惡與人生之強弱智愚確有
關係其理較然可以實測者矣積聞見而爲世界積世界而成
今古人生其間聞見相等也則意想相等性質相等而於是才
識事業亦爲之相等此相等者遞衍遞繁名之曰種然則種之
高下皆由其所聞所見累積而來則夫政教學術關係乎人生

最初之見聞者乃萬化之本原也夫腦筋留影先入爲主猶玻

片之上已留此影必不容復留他影也

人至中年不復能強記博聞卽玻片影滿不能

再留他影之理

舊蔽既深難於更新猶已留影之玻片須摩洗光淨始

能再用也今吾國萬眾俗相醜德相齊由其聞見相若成爲性質西人所稱爲支那特別性質者也其腦筋留影深固膠黏不易洗滌者約有數端一曰行私權廢公理也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夫之於婦官之於民憑其權力惟意所向公是公非公美公惡混淆顛倒不容自直然其力服非以心孚是爲睽隔乖離之漸一曰重虛文瀉真意也以儀文爲綱常以節目爲名教以無用爲學術以粉飾爲治功以文牋質以僞亂真是曰奸詐陰私之原一曰舍切近騖高遠也其用才也舍事功而課心術其制學也黜藝業而尊性理其立治也不富而先教其立法也棄禮

而用刑其馭官也不聯屬而責廉法

官聯官屬見周禮

其治兵也未有

勇而責知方輕重失倫緩急倒置是爲廢弛敗壞之由一曰飾小節忘大義也迂謬而以爲德庸碌而以爲度忌嫉而以爲正苛細而以爲明飾詐而以爲誠無恥而以爲養逢君之惡而以爲忠一死塞責而以爲義崇飾美名傳會高義愚闇回惑諱疾怙終是爲潰敗決裂之根凡是諸蔽起乎政教害乎學術沿乎風俗遠者數千年近者亦數百年以是聞見成爲性質而是民種焉得不謬且劣也今天下種種相戰勢且岌岌弱與強戰愚與智戰觀成敗生滅之由能無懼乎然則進種之道其說似近微渺其理實至確實而其實事爲急不可少緩之端所謂變法之本原法一變而人與之俱變者也變其政教變其學術而風俗變焉則聞見一變焉才識亦變焉事業亦變焉書曰黎民於

變又曰作新民皆古人進種之道也。朱子以明善復初釋大學氣稟之拘一由物欲之蔽物欲之蔽由聞見而入性質者也氣稟之拘推求其原則生學家傳種之理致爲可信若頑嚚有舜放勳生丹則辟合之未宜抑意識之偶感未可執相肖之恒理以繩之故西人沐種之法今已不行而生理之闡發日精異日必有致宜之公理大抵察腦之法備則生理之理亦備而後造化之祕將窮此其可知者也若繁賾奧衍有不能預測者矣

質存篇

物力推遷因有變革大約點體凝結通謂之質飾乎質者通謂之文窮覽世變駭乎此矣古今政教有治人之治有飾治之治其始有相及之勢飾之過甚流爲偏勝及其終窮乃不得不幡然一變以復本原夫人不能自治必有治法以治之此古今通義也既有治法而飾治之事繁然以興如有君臣而後有堂廉之尊崇有男女而後有閭閻之限制有賓主而後有饗燕之虔恭夫此堂廉之閭閻之饗燕之凡以明其分嚴其別昭其誠而

已乃人事之遞演而忘其本者至於堂廉之永爲隔絕闕闕之務爲深固饗燕之益滋侈費其久也至於堂廉愈高而尊崇之意轉亡闕闕益密而限制之界轉淆饗燕愈繁而虔恭之誠反薄始緣質而傳文繼務文而忘質卒乃舞文而戕質天下之理始出同源旋乃歧趨歧趨之甚遂成相反而劃然判爲兩境形形色色無不如此故今日之世宙文質之麗乎人治者亦劃然兩境者矣夫尙質之治其治也以羣生共治爲起點以官天下爲體積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權力之事合羣共主尙賢能核名實重樂利其民也發揚蹈厲多智善謀闢宇宙之奇凌駕六合不以爲夸鞭箠異族不以爲忍此質治之效也尙文之治其治也以一姓之制度爲起點以家天下爲體積上之所好民始敢好上之所惡民始敢惡權力所在能生死之能榮辱之貴一尊

重親舊其文學如俳優可玩好其官吏如馴畜可奔走其民也樂於無事則撫馭甚易當其有事則振作綦難此文治之效也夫文質之事考之古代皆積時遞嬗及乎今日乃並世爭存亦宇宙未有之奇矣雖然其爭存也亦遞嬗也獨不觀於已事乎吾見夫絕邊部落畜牧騎射君不甚尊民不甚賤爭衡天下奄有大宇比其成功飾文學輕武功徃佚豫忘患難寢尋既久而祖宗樸勁之氣蕩然而無存彼史冊之所紀旣彰彰矣又見夫海島偏隅因循偷息世卿席位藩鎮擁權自託於古法之治及夫內訌交作外侮迭乘幡然變圖競尙強武上下一心君臣同力兵威耀乎同洲冠裳躋乎盟會今環球之所稱又佼佼矣然則質盛而文生人事之自然者也文敝而反質天道之必然者也吾烏知夫尙質之治不稍稍焉沿襲創事美飾觀聽而流爲

文乎又烏知夫尙文之治不岷然而興破除故見剛削繁蕪而復夫質乎然而由質趨文因循粉飾而已有餘由文反質震盪雍夷而擗不足斯則勢有難易之分功有勞逸之異吾蓋撫此爭存之頃念其遞嬗之由不能不憂危畏惕者矣

忠傲篇

吾國尙文之傲蓋首受於倫紀倫紀之傲又首受於君臣西國重民權而吾重君權誠哉吾君之安榮尊富勝於彼西多也顧吾古聖人所言之忠甯惟是安榮尊富之已哉危明憂盛之詞滿損謙益之戒節儉艱難之義一一與安榮尊富相反將以彼爲忠必以此爲不忠乎且夫唐虞之盛主聖臣明之世也然其時明揚側陋用命異位公舉總統之法也闕門達聰詢事考言議院操權之制也沿及殷周雖爲一姓相傳之天下顧封建而

治猶有古法焉何也蓋封建之理一則原於氏族如黃炎譽項
太皞有濟三恪二代之倫綿延千載各率冑裔以有官司禮政
曷索不域以一王之法也一則原於種類如羌髡微彭之倫鄂
瞞陸渾姜戎犬戎赤狄白狄之類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易其宜也封建在今日不可行在古時固良法美意也凡是建置皆以宣德達情禁

暴虐而抑專恣王畿千里享受無多而師保之箴瞽矇之誦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

注旅陳也正義如齊魯躡之比

猶是君民共主之治也

然則其忠衰乎曰忠彌盛上下一心君臣同體書稱元首股肱
詩詠干城腹心古人質直必非飾諛其視後世壯九重食萬方
迹相繫而意不相屬者殆相萬也自李斯相秦盡變古法而家
天下之局始定其引伸不害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
以天下爲桎梏漢有天下刑白馬而盟獨王劉氏叔孫通定禮

皆采秦法自時厥後相沿不改代有增加而君日益尊民日益
降漸相壅隔不爲地天之泰而爲天地之否矣獨賴此忠誨責
難之義陳善閉邪之道聖賢力存其說炳乎日星爲之補救挽
回於百一乃遷流既久并此而闕寂渺聞則宋人所稱責己自
盡之說亦微有過焉責己愈嚴而責君之道姑從其寬自盡之
甚則其事以自盡而止而君道之克盡與否若非臣下所宜苛
求故聖人手足腹心土芥寇讐之喻必曲而爲之辭而其道專
主乎引咎自責其意則良善矣然已深投乎世主之所樂聞而
大張其說以爲教化之宗旨特豚廡祀以爲世勸延及明季而
杖擊鼎鑊之法因以大行龍逢比干不足稱奇節矣士氣大燿
民艱永以不達端居高拱偶聞逆耳赫然加怒而委蛇容悅者
隱鑑前車戒無復蹈徒保祿位而已則豈獨君與民隔絕而君

與臣亦隔絕猶幸聖朝寬大如天除明苛法崇尚體制砥厲廉
恥而諸臣所以效忠啟沃者實未能仰報高厚生成於萬一毋
亦風氣之所沿而積成約之漸乎夫躬厚薄責待常人之道則
然而豈曰施之君父也越人關弓付之談笑其兄關弓涕泣而
諫吾不知談笑者之忠乎抑涕泣者之忠乎且君民交孚古稱
同德君民不交古稱獨夫吾不知致君於同德之忠乎抑使君
爲獨夫之忠乎且使深病乎孟子之言者以爲君臣之間誠不
可以報施論似也雖然信如責己自盡之言則將君之視臣如
土芥而臣視君如腹心一一大賢君子庶幾能之而以責諸薄
海率土之臣民吾恐其道之有未宏也且亦何必厲其君爲土
芥臣民之君而自成其忠義之名哉其君而不遽土芥臣民則
彼之忠義且寂寂無可表見徒依違班秩之間而出於國人犬

馬之一途夫舉在朝在野之臣民而悉出於國人犬馬之一途則漠漠無情忍而終古爲最不堪之世宙曾不如土芥冠讐之尙有報施也而充夫責己自盡之說則不相率而出此一途不止也且夫忠發乎愛者也亦知愛之公例乎物中有相合不解之力者謂之愛力此力兩兩相愛同時並發如煤臭炭氣一遇空中養氣合成炭養幾於無法可以化分是以世間一切情感但有相愛初無獨愛亦但有以情相合而爲愛決無以權相臨而成愛是則忠之大源所從出者可以知矣抑忠之盛衰但視民志之屈伸民隱之通窒而可以定矣是故民權之說唐虞之至治也君民共治之說三代之隆規也今以唐虞三代之治法公例而讓之外域徒取夫宋人責己自盡狹隘不宏之道以自居取秦以後安富尊榮偏駁不純之道以奉其君著書立說并

爲一談而以爭我孔孟所稱忠君之美名其效既可觀矣若夫高爵厚祿緘默泄沓陷君國於危亡則并此責己自盡安富尊榮之說而亦僞託焉者也所謂寇讐其君者殆斯人乎

官刑篇

刑法之重輕視民俗廉恥之重輕爲反比例今泰西之刑輕於吾國者惟倍亦因富厚之餘人重廉恥也若以吾今日之風俗行泰西之輕刑猶鑿柄不相入適足以長亂階耳雖然吾父老苦苛法久矣以今日之重刑而復議增豈可概施之蚩蚩者哉且民間廉恥之喪固有致之者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孔子說之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今貪官污吏坐擁富厚賤小民之膏血快一生之溫飽而且驕奢淫佚畜積貽謀賄賂營求悉於官乎取之蝕民甚於蠹賊噬

人猛於虎狼而章服其身槩戟其門鍾鼎其宗祏爵祿其子孫是賞盜而誨盜也因是不平而激乎人心干乎眾怒且上以盜行化而下以盜行應於是盜黨盜會徧乎天下隱然與借官爲盜者成角立之形矣危哉乎斯世也古人曰刑亂國用重典今之亂極矣重典之施不於盜之源是求而徒嚴扞擻詰暴客是舍本而治末也其法愈重而其亂愈甚戒之戒之出乎爾反乎爾憤怒鬱積必圖其伸迨其潰敗決裂甘負叛逆之名求一洩其抑塞不平之氣則囂然大亂作矣貪官污吏之誅不伸於君必伸於民此天理也因而蹂躪於郡邑震驚於畿輔此皆貪污之流蘊利生孽聚其金銀財寶之氣以爲之招而亂黨之竿槌叢之異族之槍礮叢之彼其身家破碎誠不足惜而國家以寬大包容之故罹於燎原之災崑岡之烈是貪污者何所効於君

父乃爲之分此天禍之酷厲也蓋嘗深觀乎天下之大勢矣今世宙蓋一利場趨利忘義之徒謂之盜黨盜黨之大者二一日伏莽之盜黨一日坐堂皇之盜黨是二黨者時而相仇相殺以共爭一利則盜犯官焉官捕盜焉時而相德相倚以共趨一利則盜賄官焉官庇盜焉伏莽之盜盜於顯坐堂皇之盜盜於微託名甚高操業甚正其計彌工其心彌毒盜中之尤劇者也刑法之辦盜亦辦此尤劇者而已矣今之官吏其由科目來者處心積慮皆注念此阿堵物一旦出膺民社遂以爲美田宅肥子孫吾分內事至於捐納而得營求賄賂而來者則陰賊險狠之居心所日夕禱祝者尤不可問一旦得志猶授以殺人之刃搏擊鬪割以快其私何所不至矣乃其貪污之術相習而成風相祖述而成傳授相庇護而成黨接近臣庇遠臣大吏護小吏固

如金湯牢不可破亦如盜黨之有約信盟誓隱符乎合羣之公法搜根剔株殆難爲力哀哉吾民受斯二黨之火熱水深出乎彼則入乎此欲苟全倖免而不可得也伏莽者負盜名受盜律矣而是最劇之盜光天化日高朗令終其事敗參革者且千百中一二耳至於殺身之禍則未之聞也夫其罪至參革而止參革者且千百之一二不幸而在此一二中猶且挾其所得營求賄說以圖開復卽不爾亦且終身溫飽孫曾捐納綽有餘妍復何所忌憚哉古者有官刑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爲今本古文尙書所自出又左傳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湯之時皋陶之時皆治世也湯稱克寬克仁皋陶稱刑期無刑矣而官刑猶用此重典知古人官刑之重倍於民刑況在今日也哉今法盜皆大

辟而官吏之貪酷且啓於盜也倡優隸卒子孫皆別籍而官吏之卑污苟賤且有倡優隸卒所不屑爲也援此兩條以爲比例庶幾貪官污吏不得享休革之清福而兼杜其謬種之盤踞今世之貴胄公子除愚暴橫兩類盡之受蔭庇之福者亦使受株連之禍古有官奴樂籍之法西有汰種之法施之若輩爲最宜矣行此數年而不知懲戒儆畏者吾不信也嗟乎今日捕務廢弛伏莽旣多漏網矣而此貪污之官吏竊位據祿而天討不行則夫國家之刑法亦已廢弛蕩盡直謂之無法而已而徒取夫良善愚懦薄物細故苛繩而痛罰之倒行逆施爲何如也欲以勸廉恥禁奸邪不亦大惑也哉雖然治官之法有本有標急則治標則立官刑之說也若夫正本之道固亦有之古者鄉舉里選升之司徒升之司馬卽今泰西公舉之法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養廉與能非厚子詔精不能收效今吾官吏最高之品由科

目者每爲有文無行之徒而其廉俸曾不如泰西一騎卒與夫失食之民流而爲盜情形相似行公舉重廉俸立官刑標本並進而官治矣而天下之盜患亦庶乎息矣

官利篇

民所資生者謂之利所以圖利而自給者謂之業業者與利爲比附者也利之所在而業集焉有艱難辛苦而趨者矣有曲折紆回而赴之者矣揣其情狀其應利以爲招也成一絕大吸力而羣情之赴其招也成一絕大之向心力吾嘗執此以盱衡今世而知利之所在與趨利之業殆莫大乎官之一途也古稱四民曰士農工商而仕者不與明其數爲絕少而量能授職皆有專學始有專官統乎士之中者也今則人人皆求官而官之爲數殆將溢乎四民彼四民者相率而改其世業棄其素學皇皇

焉如不及以求之何也利在故也今夫士之求道者無論矣農者終歲勤動而不足事畜也工者役吾力而食之一日弗勞力而飢寒卽至也商者利雖較贏然微言之曰逐什一侈言之曰如賈三倍也而是官者席豐履厚乘堅策肥不聖賢而有大亨之養不稼穡而有困廩之積不商而百倍於居奇不工而千萬於既稟斯已大奇矣然猶曰上以爲國下以治民也乃其於國則蠹之蝕之矣於民則盜之賊之矣然猶曰彼固有專長之學問專習之事功也乃有問以一丁而目不能識者矣問以所司而口不能言者矣徒奔競營求忘廉喪恥而孳孳焉惟利之圖上者曰科目而科目中非工於夤緣迎合者不能得志也次曰捐納則以市道爲之挾鉢兩以求億兆亦必佻巧奸詐所獲倍豐也最下者別有一等焉捐納之得官輸財於國庫而此則施

之賄賂以求差缺也正途之黃緣託名年交世誼此則自居於
僕妾倡優以謀保舉也蓋嘗綜而計之權要官之收納苞苴地
方官之剝削脂膏武官之扣餉虛額局所之浮冒開支關釐之
侵吞中飽獄訟之婪索誅求差徭苛派之繁私徵加賦之重陋
規之巧立名目平色之剋扣暗加河漕之所虛耗內府之所分
肥及夫胥吏舞文而鬻法官役恃勢而售奸營弁倚盜賊爲生
涯局丁視商旅爲魚肉試以閭閻之實出比較公款之實銷大
約民間所出者十而國家之所入者一以言乎官之利誠哉天
下之大利也今方患貧矣試整頓此官利之一端國家已得十
倍之實用日本報館之言曰支那留心時事之大
官其所察知官屬贖貨情形視日本探報部所查得彼中弊竇
尙不及萬分之一也此言蓋因刑相國毅李大臣秉衡欲查竇
各省中飽陋規而爲是議是故如蠅逐臭猶蟻附羶古者農之
子恒爲農商之子恒爲商今農商之子方在襁褓祝之曰爲官

則忻然矣祝之曰恒爲農恒爲商則佛然矣則此官途勢利之
饕直將并吞百業混一四民改其操執之恒而易其心志之向
也抑吾嘗於今日求官之人而察得其大率矣其才者姦巧剽
猾善於迎伺然有奔競營求而外實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也其
次者游手好閒崇飾體制精治輿服如傀儡登場而已其下者
則羸弱罷疲如暗聾如跛躄他業之所不收率集於宦塗而爲
淵藪以偷息飲食於其間但有奧援亦復得志凡是三類蓋盡
之矣嗚呼爲國家計此姦巧剽猾能有循猷乎游手好閒能有
廉幹乎羸弱罷疲能有治績乎爲民種計則日增此姦巧剽猾
游手好閒羸弱罷疲無數之劣種姑無論其病國殃民也卽此
劣種萬千蔓衍布濩而已敗天下而有餘矣而況乎表率之優
顯之使羣天下相率而效尤也西人言教化所以進種吾謂我

國以官爲利實能敗種詩有之曰貪人敗類是之謂矣然則如
之何而可也曰重其廉俸使足自給盡革陋規嚴禁賄賂大小
臣工以贓敗者服上刑俾不得保其身家務使天下之大利不
在官天下之人亦無甚樂乎爲官各以才智自奮於兵農工商
庶幾官方旣飭而富強之大業可得而圖也昔周官之法官世
其業卽世其學而祿以代耕安有營營焉惟祿之謀者今泰西
之法亦以專門之學儲畜人才有士之學有兵之學有農之學
有工之學有商之學其任官也就其所學而任之職什之最帥
十人焉百之魁帥百人焉以察其業考其學而國政於是成焉
其名甚重也其權甚專也其祿則不甚可欲也且亦非可以不
學之身希冀而濫受也今吾之言變法者必曰興兵農工商之
業而孰知斯人也惟利之是趨日逐逐焉求爲官之術而不暇

給雖日撻而求其爲兵農工商不可得也故欲使天下之人各專其學精其業則非去其求官之念不可欲去其求官之念非盡削官之利不可蓋天下之學術人才其爲官之利所誘奪而陷溺也自唐以來而然矣彝秉之良好名之念盡爲利心之烈欲所銷鑠而就滅焉余所謂力行之理一消一長必然者也殆非有最大之力加之不能去此阻力矣且吾聞西儒之言矣曰利不均則爭心終啟而天下因之以亂是故彼中方日求均富之法而道無由夫歐之攬大利權者工商之魁桀也歐之大利在工商故工商特盛亦利工商爲強國富民之本利權偏重識微者猶憂重中之吸力也工商爲強國富民之本利權偏重識微者猶憂之況病國殃民之官而予以獨重之利乎

變法經緯公例論卷下

前翰林院庶吉士戶部主事湖南補用道張鶴齡撰

貧危篇上

富者強之基伊古以來稱財曰財力利曰利權誠以一切權力之事視財利爲盛衰財利一去而權力同時俱去矣吾聞計學家之言曰國之財利猶人身之血輪膏液充滿乎身周流灌輸腦力知覺肢力運動賴此而生如其停滯枯竭生機立盡矣夫財富不均已爲停滯之機可虞甚矣而況上下交困而爲枯竭之象哉蓋於此而有憂焉夫全盛之世藏富於民共有此財利卽共保此權力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君與民協力同權而治之而禍因以輕後世取民無藝猾夏姦宄之事民不得與治之而上獨治之邊費一開蕭然煩費因是而剝削益甚至於納

粟於邊拜爵免罪窮兵黷武從事邊疆然拓地而爭要害卻敵而免憑陵雖府藏空虛民力稍耗猶爲得失互形之事若乃貧困之餘繼以商戰繼以兵禍繼以輸欵乃使全國財利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江河莫禦之勢成於外溢是則亘古以來未有之奇變而吾國吾民亦將受亘古以來未有之奇禍夫自髮捻以來國用不足雖田賦未加而增鹽課抽貨釐物價騰踊工商沮喪受其困者皆平民也名不加賦而實固加矣若夫通商公法兩利同霑乃各國均受通商之利而吾國獨受通商之害按籍而稽出入不相抵每年輸出銀數三四千萬兩此民間之銀也國家每口雖增鉅萬關稅出口之稅取之於民固不待言卽進口之稅名爲取之洋商不知我取其稅彼昂其值載貨而來易銀而往是所稅銀仍民間之銀也綜計諸項通商以來積數

十年民間受損之數當以數千兆計而謂能堪之乎甲午之役
賠費及加息三百兆兩今茲之役當倍蓰矣雖使蚩蚩之民盡
爲鬪穀於菟之毀家而不足紓今日之難而洋債日增月盛一
虧於鎊價之暗加二耗於息金之遞轉凡斯之類藉寇齎糧非
吾民之任而誰任之嗚呼危哉吾不忍言之矣然正不忍不卒
言之矣夫往日之民困雖已至極而猶支持旦夕者蓋有說焉
承平之日國用儉約公家之入款本屬無多至設洋關徵貨釐
加鹽課繁然並舉迭見暢旺故公家所入微特倍於承平之年
卽視一二十年之前亦遞有增益而無短少民困已極而公家
之困未爲極也是故權力尙未盡失一旦有事猶能召募給糧
爲禦侮之計故數年來武衛新軍驟成大枝卽無濟實用而聲
勢猶盛苟有能者理而董之不可謂非勁旅也自今以後挫創

彌甚盡釐鹽關稅增多之數取之以償兵費媚敵人而猶不足則羅掘於垂斃之民者方層出而不窮且悉索而歸之他人於公家曾無銖黍之益是則并此召募給糧之權力亦隱爲外人之所盡收而不復稍有挾持夫然則上下之困俱處其極且夕緩急責斯民以枵腹徒手而趨敵烏可得耶彼英人之服役五印度用此術也方拳匪之初起也順直全省年餘不雨官紳不爲籌賑拳首之黠者以幻術愚王大臣遂有給餉練拳之說百萬飢民雲集響應趨之恐後而又幸於民教相仇恃其聲勢勒劫富戶以自救死亡於目前試考其亂所由成彼其妖妄之術所愚惑者固無幾卽其忠義敵愾之說亦甯足使窮餓之衆靡然以起而委身槍礮火藥中哉彼飢民者誠以生理索盡不惜孤注以博口糧結黨而圖劫奪其爲一時餽身口之計者良便

乃頃刻而百萬耳夫禮義生於富足忠孝起於有餘此亘古之公理也今以瘠餒垂死之人責之以急君父之難非不願也力不能也若飽煖事畜而坐視君父之難冠帶毛土之倫亦有所不忍也嘗觀甲午之役旅大被割於俄而帖然俯首未聞倡義臺澎被割於日本而義師屢起至今未盡救平安有旅大近在畿輔又沐浴我列祖最先之德澤而其民之忠義反不如臺澎之孤懸海外奉正朔爲最後者哉惟旅大赤貧而臺澎較富故忠義旣分厚薄強弱亦因以異情也今敵之所以迫蹙我者審機度勢而擇術至工誠不必急急焉籍吾土地人民而有之轉致不易馴治惟日吸吾之膏血使之枯竭而在上之權力旣以不行在下之忠義亦無由得伸姑挾吾君以脇吾民民爲彼魚肉君爲彼刀匕鬻割咀嚼則惟彼之操權而任所欲爲久之則

籍吾之土地人民而有之乃至易於馴治矣今彼之所以制我命脈而置之必死之地者殆將據礦產包稅釐及凡闖涉財政諸大端握吾斧而代之斲使吾百計經營而大權已去利源盡奪而彼方藉手焉以爲操縱奔走之用噫嘻悲哉使其果出於此也則繼今以往非特無力以禦外侮亦無力以靖內寇而流離失食之民方蠶起麋集強食弱肉盜風愈熾則外人方託剿辦之名越俎而代謀奪大阿而倒持莫之能禁則是窮鄉僻壤皆彼兵力所到之地而吾四萬萬之生靈盡寄命於新礮快槍之膛口悲哉今西兵勦拳之事其見端矣於斯之時非特良善無以自存卽寇盜亦無以自存回思揭竿而起助清滅洋大書特書乃亦景星卿雲希有瑞事也則能無痛哭而不願生人世也

貧危篇下

然則今日議和之項所爲呼吸存亡而決不容輕於允許者既可知矣卽今日變法之治所爲急起直追爲補救萬一之圖者亦可知矣今夫外人之所耽耽其視逐逐其欲者吾乃若盲者之無所見若寐者之無所覺吾誠不知其何心也吾言之聞者方且以爲老生常談也顧以爲常談而不言乎吾不能也則亦姑言之而已一日開採礦產今漠河之金開平萍鄉之煤均已辦有成效顧章程旣未盡妥協而經費短絀視外國之辦法百分不及一當萃全力爲之擴張或借洋債而辦之毋惜小費而失大利其外擇要開採次第相生勿遺餘力一日整頓關稅吾國出入口稅輕重倒置宜乘此賠費之時與彼竭力相商出於有名或冀相允至子口半稅足抵釐金徘徊不斷殊所不解一

日廣造鐵路以便於商務者爲先蘆漢非所急也必借洋款興辦紕於目前必贏於異日商輪增多綜核浮冒而減輕水腳招徠之法多端可敵彼利內河廣行可泯覬覦一曰保衛商務商業所在官爲保護外埠流寓招之使來戰艦今無所用卽付商家承攬租用如外國公司船之例勝於棄置於海軍署多矣商務大臣以公正巨商公舉承充便宜行事勝於有名無實之大臣多矣一曰振興製造不獨紗布藥皂煤油火柴等項亟當勸辦卽軍艦軍械必由商辦而器始能精外洋商廠著名者多而官廠轉少嚴定稽查章程何患流弊今無槍礮商廠而小竊皆有新槍盜匪無論此何說也至於設工廠學堂立工商科目尤屬必不可少一曰定用金銀幣今通商各埠皆有金鎊市價民間亦喜藏金而國家獨不行用以致洋債關稅種種受虧赤金每歲出口三千餘兩國寶

大空而資於我者轉以困我有是理哉欲興金幣先從洋債關稅考求辦法至民間行用利如反掌耳至於銀幣不行非由外人沮遏乃吾國上自部庫下及州縣不便於侵蝕浮冒爭相沮遏以遂其私宜盡廢寶銀一律改用銀元勿徇眾尼一日考求農學如化學肥田電學茂種機器代工皆可酌量試辦開風氣之先一日推廣銀行竊謂內之如戶庫外之如藩庫皆可附設銀行至如州縣關局均可附設分行流通挹注行用交鈔務昭信義尙便利日本章程最爲妥善可備參酌一日改定鹽法法久必敝鹽務在今日私不勝緝而商困尤深昔人云天下無私鹽天下皆官鹽矣今人曰天下無官鹽天下無私鹽矣一主就場徵稅一主按丁納稅而就場徵稅較爲易舉海濱廣斥雖不易稽查然視緝私尙爲易得頭緒一日嚴禁鴉片盜賊之源也

游惰姦淫之媒也姑勿論矣薛京卿福成曰以商耗我者英爲最英商入口貨鴉片爲大宗苟去鴉片一端則出入相抵有盈無絀往者英之君子曾自議禁令而吾國大臣反向議加稅餐鴉療飢爲世姍笑曾不思加稅乃加價所取者仍貧民之膏血乎今日本在臺灣禁煙功效極速可仿照辦理先禁進口再進種植無不行之理也一曰廣興郵政欲興郵政先裁驛站一爲國家增稅一爲國家耗財也一曰改折漕糧漏卮巨蠹昔人論之甚詳倉儲之糜耗屯衛之虛名相連而俱去矣一曰精考絲茶吾國在地球比較出絲之數爲第一出絲之精居第三則以蠶桑無專門之學也茶葉出口之數頗增於前而商困彌甚考其所由蓋海關估值猶照舊章茶價日跌而稅則不修於是稅乃暗增向謂值百抽五者今乃逾於抽十

此不惟茶而茶爲甚茶商一虧

於價之日跌二虧於稅之暗增異時商者皆破產矣維持之道
在精其貨使價可挽回而稅不暗長庶乎得矣以上諸條大端
粗具至於印花稅丁口捐房宅捐凡係搜括之方剗肉補創皆
不可行者也中惟印花稅可抵釐捐若釐捐不廢則印花稅亦不可行而其興辦之本約有
四端一設專門學政非學不興學非專門不精大利之開各有
精深學術苟無其人百舉百廢一設計學部天下財政當有綜
理之處欲舉一端細心鉤稽詳較利弊必有豫算決算之表而
後可成非今戶部所能勝任一設公司學會財聚則多力聚則
專智慮聚則精賽奇博覽均所必行一設洋債局凡工程浩博
爲吾力所不能勝者必資洋債宜設局專辦細核盈虛不使過
於虧折查吾國獨礦務鐵路必須出此其他則略一整頓而利
源已來同時並舉裨益滋多以所獲之利抵所借之債吾知尙

有盈餘也凡是四端皆其本矣雖然又有本中之本焉均上下之權使同心而協力明賞罰之公以禁僞而懲貪如是而事有不舉舉有不效者吾不信也嗟乎吾國之富庶在全球殆無倫比固宜獨雄於大宙也因陋就簡至於患貧豈非大怪事哉及今不爲人將爲之豈惟患貧直非吾有耳西人勘吾一曠估計所值類稱千兆其他各財政皆已隱籌辦法視爲莫窮利源攘而奪之蓄志已久乘吾之危而悉篡爲已有吾徒爲之役爲之虜坐觀錦繡江山菁華暴洩竊睨私美而不得乞分萬一之霑潤當彼其時追悔其謀之不臧而纍纍粲粲吾家故物已淪胥於萬里外人矣億兆氏族流離瑣尾寒乞之狀百倍今茲痛哭流涕爲如何景象矣今頑固迂謬之徒高睨大談稱忠孝道禮義非不甚美殊不知孔子先富後教孟子先田宅而後庠序次

第顯然若乃民產不足孳生官俸不足養廉則攘竊奸宄之風
侵吞中飽之弊有萬不能絕者蓋忠孝出於有餘禮義生於富
足千秋萬禩莫能逃之公例也而動輒曰世風不古心術不正
至於一事之不可有爲程子所謂彌近理大亂眞喪元氣而死
人心誤人家國莫此爲甚其明效大驗今已悉覩矣而猶不知
自反虛談文飾至死而未能一寤豈不大愚可哀也哉夫人之
將死也雖父母妻孥滿目骨肉而止能割忍也雖目覩父母妻
孥之危亡顛沛而莫之如何也今之好持高論而憚行實政者
盍自續其生命乎盍爲億兆元元續其生命乎近日西人工計
學者爲吾國統
籌出入而著論曰各國卽不瓜分中國將自亡於財政及今變
法須從財政大開利源痛漸積弊誠洞見本原之論發人猛省
者矣

儉傲篇

吾觀國家之財政與其國人用財之道而得其政治升降之原蓋至深微也古者唐虞尙民治三代君民共治其取民之數類以什一爲衡故天下之財上之所用甚少而又不欲以民富之故啟驕奢放侈之萌故利用厚生加以正德進其民而教之予以至美之名謂之節儉是爲富厚所生之節儉真節儉也後世一統其君專權視天下爲吾家物深維天下紛爭之故其足以傾吾宗社者惟此財產物力爲爭雄者所倚賴既專其權乃並專其利而後吾權可保而莫之能傾則其取民之道必不容輕而什一之賦永不容復其勢然也三代而降躬行節儉蠲租免稅莫盛於漢文其時家給人足而吳越尤以鑄錢煮鹽之利富傾縣官厥後吳越首爲反計此事勢之較著者矣是以豪富之俗任俠之風皆一統之世所深忌而務欲傾陷破碎之第天

地生財止有此數上之所取既奢民之所留遂歉思古太平之世既醉既飽歌於康衢遺秉滯穗滿於隴上又未嘗無歛歛感慨之懷主治者知是情也思所以消其不平之氣而勉以安分之方則亦進其民而教之予之以至美之名亦謂之節儉是實貧約之謂非節儉之謂矣然而供奉之侈靡浮文之耗費貪污之攘竊竭培克聚斂之所得而曾不足以相償是故民用既困乏矣而國用亦未爲有餘其悖入悖出之間且汲汲焉惟貧之是憂而百舉皆爲之苟簡然則節儉之說始以愚民終以自愚固未有民生受其敝而國家不受其敝者也吾聞泰西之立國也本末並重其農學精美地利所出什倍中國而稅亦數倍焉商貨出口以值百抽五爲大率至於街道房宅巡捕水火諸捐雖名目繁多而於民生皆有便益故樂輸而無所吝若夫國有

大事議院籌款動輒千萬民間贏積儲之公家名曰國債上以其富藏諸民民以其富酬諸上全國之財產物力與其纏綿相愛之情同流共轉而兩無吝惜之懷蓋其上下均權之治固無所容乎節儉之說也抑以其所致富者則又不主乎節儉之說吾習聞中國理財家言曰開源節流而西人計學家則曰開源暢流惟其流之暢是以源之開大工大利萃衆人之財力而經營之小有折損而不沮喪其志氣曰計不足歲計有餘泊乎收效之日利賴千百年而霑被及乎萬類其視較毫末計鐸銖者識相萬也若其細者則一物之製一事之興皆規乎衆志之所樂從人用之所便適不惜財力以圖其成雖傭役之賤皆有互相資益之道而泉貨流通不窮於挹注至其起居服御關繫生命之事更不屑爲計較之私相尙以節儉而亦卒不以驕奢威

福害於國而凶於家蓋禮義與富足之相因理固可信彼其財
政之學所爲酌劑盈虛者審之至精而操之極熟故財力每一
流轉輒有孳息流愈暢而源愈開而其用之之道亦準此盈虛
而有比例故計學明而其人多智決不爲踰禮之侈以自蹙其
生機商務盛而其人多質亦不爲浮文之費以自耗其功力然
後知素富之國可與言節儉節儉所以防富之溢也患貧之國
猶空言節儉節儉豈能裕富之基哉今富人往往吝嗇而寒士
率多慷慨故諺曰窮人大
度量亦此理之蹟也今吾國之取於民也既竭澤而漁之而財政不修利
源外溢民生彫瘵儼然待盡之形舉目皆是因是而一二稍有
財力者甯經營微瑣逐什一之利朝夕之圖幸而苟全勢煥情
散甘自晦匿而不敢馳騁而有爲而國家仰屋而嗟孳孳焉滅
廉俸裁兵餉救目前之不暇一切遠大之利皆以創造艱難坐

令廢置地棄其寶人棄其力菁英寶藏冠絕五洲之國踴行踞步踵決肘見蓋上下之人心悉爲節儉之說盤踞深入氣餒志遁至於無以自存也而起視歐西之族方於吾土荆榛蕪蕨海澨山隩藻績鋪張無所不至何其窮奢極欲不惜物力而爲此大愚哉然試於地中海紅海之間數其歸帆而簿其琛賚纍纍乎以億兆佛郎鎊數計者皆吾土故物也彼之奢侈與我之節儉其成效竟何若哉西人計學家言曰今有富人以其財力作爲資本經營事業是名爲富守財之虜務爲深藏置之無用而是財力卽不名富諒哉言乎試觀鄉曲拘謹兢業保家往往閱時旣久新業不增而舊產潛耗而豪猾駟儉工心計善居奇其財力飄忽不測往往罄身家於孤注而射利輒中則夫暢流之說乃適與節儉相反中西之各挾所見以爭衡利權其成效致

若此之懸絕者非無故也乃如今之謀國者則益非吾所解矣
開源而悉索於垂斃之民源於何開也節流而不塞無底之漏
流於何節也嗚呼殆哉非吾之所敢言者矣今西人名其兵餉
有兵而後可言太平有財而後
可言節儉策富策強同一理也

強武篇

一地球之上種與種國與國閉關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其紛然
並立之形已隱然有相敵不相下之勢矧其在交涉繁興之世
紀乎吾嘗觀於天道而知其微矣種食種國吞國天道之所以
能變化也羣生物之世變爲人世人世古種甚多今止黃白種
黑古部落一洲千百今并合成國皆相食相吞之變
也種不遠相食國不遠相吞天道之所以長久也不相食而終
相食不相吞而終相吞天道之所以久而終變也且此長久焉
者豈真天之所爲哉亦人之所爲耳夫人世之見爲長久者在

天道誠不過變化之機暫時停息之一隙乘斯隙也而種自爲保國自爲衛相忍相制而不能相滅以與天道之變法相持則天道亦且若徘徊若瞻顧而有待於斯人因是一隙而羣生得以休息焉蕃滋焉康阜焉若相安之矣然而至危也夫天之所以有待於斯人者何哉裁者培傾者覆耳培之覆之天非必過而問而培者自培覆者自覆兩敵相持而終有一蹶蹶者莫弔而興者自慶天道不以爲不仁人事不以爲不平何哉左傳引虺誥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此引虺誥而以兼弱釋之也與今本古文尙書不同又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蓋亂亡之漸必起於弱弱者多昧而强者必明故覘國之道欲驗智愚先觀強弱是故強爲初基智爲進步仁義德化又智之進步也若乃不强不智而空爲仁義德化之談未有不增其愚昧益其弱亂者則亦終底於亡而已矣夫歐

羅巴以五洲中最隘之版圖而強國林立數百年來駸駸日盛
非墨供其蠶食而吾亞古一統之國幅幘倍廣而坐受侵陵者
惟其強也且夫強之爲義豈惟是窮兵黷武如秦皇漢武之爲
哉將欲效慕其強又豈惟召募數百營造臺堡購艦械而已哉
夫強國之道強人爲先而兵爲後強人之道強學術爲先而強
風氣爲後夷考歐西之制凡民間聰穎子弟皆治兵學水陸之
師廣設學堂優其出身而厚其餼祿行伍之選拔榮於吾國之
科第卒糧之所入倍於吾國之官俸至於老病之日永給半餉
效命疆場周恤妻孥如其生時蓋兵之爲道得其死力而以餉
爲償故制數之優非他項勞心勞力之工所能比擬工備給值亦用財之
一大宗也可於此考求公例官
之制祿亦工備給值之一類然則所以鼓舞士民而收其忠
義之報者是不啻舉一國之財產物力而專注於強武矣若夫

算家測量之法施之營壘陣法爲尤精治化製造之事資於船艦礮械爲尤廣今其專門研求迭出新理各國爭長務爲相勝皆以效用緩急裨於國家故吾謂彼中算化礦電聲光水汽一切工學悉強學也商者梯航絕域載寶而歸無事之日挹彼注茲殖民肥國謂之商戰有事之時輸將恐後一呼集款謂之商餉故吾謂一切商學亦強學也國中教士四出傳教前者被害後者踵武山川隘塞備於周覽民情馴暴偵知無遺以廣聲氣以助間諜荒洲野蠻教所占及兵力隨之故吾謂一切教法亦強學也是又不啻舉萬衆之心思才力而專注於強武矣惟其財產物力之專注故諸凡不急之用不得而耗之惟其心思才力之專注故諸凡無用之學不得而困之是以其在上者用人行政本無所謂文武之分途而其在下者交相策厲以強國保

種之道日懸於心目之間凡夫學術之進益政事之經營百折千回皆以強武之一義爲之歸墟萬夫決拾而共趨一的其效之見也始而強於氣體則猛鷲舒發輕生樂戰也進而強於智慮則沈毅善謀聰穎達用也又進而強於德化則同心協力尙信效忠也夫是以休息蕃滋之象若歐之獨鍾其盛而亞之獨會其衰者則以其強武之勢力不能成永靜體則必有其動力兩力相遇而強弱異情則坐受其凌侮彼其全洲君民大抵尙權主力則輸金割地甘言屈節曾不足動其憐惜而救我危亡且觀夫赭黑諸人受制於白種偷生視息日以彫殘而不得霑享其鄉土之利益嘗竊聞其生理家殘酷不仁之論矣曰凡物之種皆狃於其所宜而生苦於其所不宜而滅惟人亦然任遷徙執苦工受苛法其變蕃滋爲彫瘵易易也忍哉言乎然而斯

言也。生學之公例也。吾實不克自保蕃滋而於人何尤焉。嗟乎神州蕩蕩甯無財產物力哉。棄於地委於人耗於不急之用耳。黃炎洗洗甯無心思材力哉。強者坐廢弱者隱忍智者佯狂愚者偷息以至於今。非特國之可危抑將種之不保。尚不幡然變計乎。昔鴻荒之世人與獸爭存而成人。世人與人爭存而成盤古。三皇五帝一尊之世。惟夫強弱之異。因有存亡之殊。是則強武之道爲有世界生人以來最先之一義。因其強武爲之檢制而仁義生焉。故德化之事已爲後起。黃帝蚩尤之戰功業最盛。延及中古猶爲豔稱。吾疑蚩尤在當時爲別種黃帝一戰而全黃種也。西教民數畧記亦言摩西在國按籍稽名。凡得六十餘萬人。悉分爲兵工兩類。事雖荒遠。可想見古初治法皆以強武爲始基也。吾嘗論洪荒之世紀。生類相爭。列國之世紀。國種相爭。是二者爲人治中同。

類相肖之世界強者必存弱者必亡姑無暇較論於德化仁義孰短孰長也春秋之時管夷吾特善治兵故以大亂之國驟臻於強爲五霸冠考其立法參國伍鄙幾使舉國皆兵今歐洲列邦轉弱爲強德意志勃興最速亦由受挫法人悉力治軍其民兵章程亦所謂舉國皆兵者也粵稽我朝龍興滿洲太祖太宗身在行間披堅執銳其時上自王公貝勒下及門丁僕役幾於無一非兵部落從風鞭撻及外蒙古卒以入關平亂膺受大寶餘風及於康熙以前後三藩之聲勢不能動搖國基數年之間次第削平而損耗無幾此無他將未釋甲而士未弛弓也承平日久此風稍衰逮中葉之時準回緬夷金川諸役竭天下之力勵乃奏功厥後川陝兩湖教匪跳梁潢池盜弄勞師十餘年糜餉二萬萬回視平定三藩時何以一在鼎革之初主少國疑而

巨憝之削平至易一在全盛之世君聖臣良而小醜之殲蕪蕞難蓋在廷振迅之氣與君民果敢之風皆以休息安晏漸卽於驟阻而不自知也降及道咸事機日迫外侮紛乘而不知所變髮捻小寇蔓延徧天下幸而克之則又幸而安之在朝者沿承平之故習在野者耽安樂之故態上不思患而下不知兵淪胥焉以迄乎今也夫吾國之治兵也蓋有大蔽焉事前若忘之臨事始圖之事過又忘之夫如是謂之無兵之國是故變一起而兵一治以臨陣爲習練未聞習練於平時也故前必屢敗而久始獲勝且兵一用而將材一顯以臨陣爲選擢未聞選擢於平時也故始事之人必非收功之人夫事過而忘兵事繼至而又欲用兵倉猝之召募誠不如往昔之子遺故法越之役所用者髮捻之宿將湘淮之舊部也日本之役宿將舊部亡矣兵乃與

之俱亡而無一可用矣海軍之精英一戰而盡燬於是改練陸軍武衛之訓練不戰而盡潰吾不知更練何軍矣嗚呼亦知治兵之道固有本原乎學術之強人之所由強也卽兵之所由強也吾國之所謂學者乃沿三千年來一統之治以強武之法爲深忌隱諱之端而人所得託以自見而不干忌諱者乃不得不悉出於文學之一途疲精瘁神從事於考據詞章之末而舉國之經世大政委之於章句儒生而惟所論定惟所操縱其禍之烈乃至今日此論者所以痛心於重文輕武之治法也乃如今日之風氣以不識字之兵丁不知學之武臣雖重之使出文臣之上則重文固弱而重武將愈益弱盍觀乎泰西乎學術燦然羣才競起武固以求強也文亦以求強也抑觀乎吾古三代之治六官並列而天下之政學出焉吾亦不能區其爲文臣武臣

文學武學也夫吾國民之強武甯遜於人哉因受治之故而氣質性情悉變焉此人治之公例也視所以治之者爲何若耳

德敝篇

天下之情志卽天下之風俗也治天下之風俗當自情志始今有在情志爲至美之德積爲風俗亦已信美矣迨乎時勢變易而此至美者翻成至敝則夫變革之不可不亟也吾中國民人美中之敝大凡三端其致貧之由一曰節儉其致弱之由二曰仁慈曰退讓節儉之敝吾旣言之矣若夫仁慈退讓之敝其患亦不可終窮則辨之不容已也自秦以來以一家之法治天下其於民也束縛之馳驟矯揉而造作之使之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以取快乎一已故其國法之持乎上凡以禁錮其強武之心而鋤滅其爭競之力者累代攷求而網益加密士之束身名教

咸以遵守一家之法制爲學行之大端其師表鄉里型式後進而講求於下者亦惟以是爲依歸務去其強武之心爭競之力以避刑法而致聞譽則夫仁讓之進步乃蒸蒸乎日上矣且是德也在人性中旣爲與生俱來之懿美而又當一統之世東南界海西北界山盡置而守閉關而治無兩兩相形物競之象斯民經一代之休息輒數百載安居無事田田宅宅但有束縛馳驟之法而無作興鼓舞之具凡夫禦侮之謀扞衛之事兵民既分之後盡然兩界而守望保障之策稍與兵事相近者亦且嚴拒深禁惟恐以鋤耨矜戟階梯夫揭竿斬木之謀由是積久相安斯民之所以獲自保全而無驅命之憂者莫不隱受此仁慈退讓之福庇故父詔其子夫勛其婦耆老教戒其幼弱莫不率由一軌綿綿延延以迄乎今而風俗彌以一致故凡愛生惜命

愚柔不忍者僉曰良善之人也不然而國法所不容矣凡小廉
曲謹受欺任侮者僉曰敦飭之士也不然而輿論所不容矣不
容之極而強武爭競之種漸以夷亡仁慈退讓之類廣爲布蕩
情志風俗兩兩相逼而治術學術亦靡然而從風蓋治術學術
者依情志風俗之體積而立其體積者也由其仁慈退讓而達
乎學術則忠孝節廉之事皆以責己自盡爲心術之極純夫責
己自盡固甚利便乎一家之治也乃賢者責己自盡其次則依
阿苟且而已矣由其仁慈退讓而達乎治術則禮樂政刑之事
皆以守法奉公爲治道之極正夫守法奉公固甚利便乎一家
之治也乃賢者守法奉公其次則循例具文而已矣然則仁慈
退讓其始之利益也如彼其後之流失也如此此必然之勢也
抑其始之成乎情志風俗而民之受其敝也如彼其後之中乎

學術治術而國家之受其敝也如此此又必然之勢也夫仁慈退讓之偏重卽長此一統之治且無久而不做之理又況種與種戰國與國戰吾向之所稱美德號馴俗者至此而適成相反之情狀而況乎仁慈退讓之眞實久已無存徒見夫依阿苟且循例具文而已哉夫依阿苟且而託乎心術之純循例具文而託乎治道之正而其所處之世乃在物競最烈之秋彼以強武來我以慈仁應彼以爭競來我以退讓應其居高位者受折辱而不復知恥其在下流者偷生活而不復知義蓋強武爭競之心先亡而明恥向義之心亦隨之俱亡其平時交涉不以人理相待而莫敢執公法以訟其直及乎事變旣起而囚虜奴隸之事視爲固然至依阿苟且猶不足自全而出於溝瀆之一死者亦幾幾乎循例具文而出之時殆勢蹙聊以解嘲豈有所激發

乎天良耶然已不可必得且即使相率出此亦何益乎國家也
孔子論管仲之仁正是此意宋人必曲爲之辭何也嗟乎處此之時當此之勢有教民之
責者猶不思變化氣質倡明大義爲國姓抹其危亡乃曰仁慈
退讓終必獲全是猶拘攣跛躄之夫受人毆辱猶侈然曰吾固
仁慈退讓而不屑與校也嘻汝何所持而與人校耶今鄙夫之
識毋乃類是昔孟子處戰國之世力競酷烈舉世在水深火熱
之中乃創爲以德服人之說顧其所謂德者田宅之分庠序之
教無不爲強國保種計也且所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一
征而天下信一怒而天下安皆強之至者也而迂謬之徒乃皮
傅孟子之言以爲高義讀書而以自斃古人不任咎也要之能
富厚而後可言節儉能強武而後可言仁慈能爭競而後可言
退讓凡此皆人治之公例也

名敝篇

莊周曰名者實之賓吾謂名無定稱實亦無定體世道有隆污而名與實俱相隨爲隆污焉夫其由隆而污也實已先亡而其近似之名猶流傳於人口則斯人之趨附乎此名者亦惟據其近似乎實者以沽之以弋之而是至真之實流俗已不能識也則遇此近似者而卽以名予之矣於近似者而予之則於至真者轉將奪之斯則世教所由日污矣今夫世間亦何所謂名哉自夫流俗心志之所期許與其風氣之所崇尚而名昭焉名之既昭則其所以鼓勵乎一世者能盡變其性真本有之識讀書所積之理轉而與世所期許崇尚之端相爲趨附趨附既多流俗之勢日以盛而世間榮辱禍福之故將於名焉操柄傾天下之才智悉入其牢圍而莫之能爭雖然是名所逼成之榮辱禍

福果爲至真至當之榮辱禍福也哉名之所從出者流俗也榮辱禍福之所從出者亦流俗也抑且至真至當之榮辱禍福愈失其本則流俗之榮辱禍福愈操其權是故君子之處於斯世也乃別出一格焉其天下無真善惡真是非卽無真榮辱真禍福且或忽榮忽辱焉忽禍忽福焉識微之士不敢揭天下之名藥亦不敢犯天下之名禁姑與之爲委蛇浮湛焉論語曰邦無道危行言遜中庸曰其默足以容是也夫至有道之士惟遜與容之是圖而不能有所表率於天下則夫庸碌無識之徒方以爲榮辱禍福之道自古已然惟曰逐逐乎迎合世故以求夫世之名當此之時其所謂盛名之人乃什九不足信何也彼其名者固流俗之所予非聖賢大道之所予也而斯人且竊取其近似亂真之術競相摹倣則效以博乎世之名習與性成之餘欲

求一理以自鏡而不能也夫是之謂大愚惑之世今夫一黨會中而皆操盜業也則必以殺人犯法爲美名矣其徒黨中有柔良者焉心以殺人犯法爲非而不敢言也何也彼黨會中方以豪客俠士之美名相期許相崇尚則入其黨者方爲彼名之所縛也夫士之被縛於流俗之名也亦何以異是有如忠孝之道經千載之混惑而真意莫能昭明而據其近似者轉以竊夫美名昔之所謂忠孝者今惟奔走趨承口體溫清而已夫奔走趨承口體溫清固亦忠孝之一端而要止末節也然流俗之期許崇尚其所見於忠孝者及此而止則人之所以靳副乎忠孝之名者亦及此而止抑其不止於此者則惟古人一二奇節所不得已而出之者又爲流俗之所震驚競相傳播而世之豪傑者流爭欲桀紂其君瞽瞍其親而開夫矯厲激烈之風氣皆名

之一境所迫而成之者也。今流俗之評量臣子而予以美名者，不外此兩途耳。若夫責難陳善之忠，顯親揚名之孝，則所以昭示大義者，有時必取夫民貴君輕之說，以交儆於世主。繼志蓋愆之道，以思貽夫令名。然而斯義也，既大反乎奔走口體之事，又不屑爲矯厲激烈之行。則已先犯乎流俗之所不韙，而將舉夫篡弑大逆之名，以加之君子。於此非特不敢見之行事，亦不敢垂之空文。如是則忠孝之名，既爲流俗之所品定，而忠孝之實亦隱爲流俗之所改移。至於流失敗壞，岌岌不可終日，將欲倡明古義，正名辨實，而流俗予奪之權，不可驟奪。則斯人蒙蔽之病，不可驟瘳。嗚呼！是豈獨忠孝之道爲然哉！今夫世之論人者，必曰人品端方，必曰心術純正。彼其流俗之見，何足以知人品心術哉！若其所謂端方純正者，吾知之矣。曰非之無舉也，刺

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如是而已矣而孰知其所謂端方純正者乃孔孟之所稱愿者哉愿固美名而鄉愚之所謂愿則德之賊而已端方純正固美名而流俗之所謂端方純正則人品心術之賊而已吾見其爲人也非法服不服非法言不言周旋倫類則謹小慎微論議世事則激昂慷慨而豈知其所以爲此者始以深投乎俗人之好尚而聞望日隆繼以陰博乎權要之揄揚而延納恐後比其得事權臨利害悍然不顧輒至於無所不爲昔之譽之者或以爲中途改操或以爲日暮倒行由君子觀之其貌託乎端方純正之行而巧竊名譽既得夫端方純正之名而巧竊權位眞具有穿箭之術劫盜之才者也故孔子曰賊也夫千古之大奸慝當彼其時未有不負一世之重名者彼惟以名譽

所歸奔走一世而後得志於非常之舉焉稽之史冊彰彰可見若今日之事勢則微有異是者上下束縛偷安相尙是故閭閻篡亂之奸少而希位固祿之奸多則夫好名之心源出於好利之心以利爲償以名爲券是故盜名之術不主乎陽剛奮發而主乎陰柔潛行所盜之名不宜乎奇偉非常而宜乎謹飭自好此則人品端方心術純正之名所以獨盛乎今日也昔孔子疾毀譽之失實傷三代直道之不行是以春秋之作褒貶嚴明無所曲諱攝政之日首誅聞人凡以治天下之名也夫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名之旣敝而政治學術盡敝矣古之所謂政者今以刑驅勢迫當之矣古之所謂學者今以詞章考据盡之矣推其所由皆出於流俗之期許崇尙乃至盡失本來而苟有出乎刑驅勢迫之外者若不得名爲政也苟有出於詞章考据之外者

若不得名爲學也不甯惟是且因其不合乎流俗之故而或斥爲莠言亂政焉或指爲壞人心術焉惡直醜正不狂爲狂高揭名義傾擠異己自居於閑邪衛道之目而予人以詖行邪說之名萬志如一萬口如一若出乎此心此理之同然者皆名之一說陷溺而禁錮之既深且微而永無覺悟之日也是故今之所謂名者衆生之鴆旨餽糟啜醢相與俱醉而獨醒者危矣抑正士之桎梏也畫地刻木避焉若浼而觶禁者死矣而世之論變法者乃輕曰重公舉建議院不知上方持流俗之名所謂端方純正者以爲之招則所舉所議皆與其名相赴者也甯有眞才實用裨益於國家哉然則變法之秋其本原阻力乃在此流俗毀譽操持大權而舉錯因以逆施焉刑賞因以惑亂焉噫豪傑之氣而寒志士之心皆名之所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振興

實學則人尙事功而無能冀幸虛名也。開濟民智則人有識見而無能私設名譽也。由是而迂謬頑固之徒所以假託聖道挾以自重者爲之決藩撤柅拔本塞源而盡破其故見奪其護符庶幾阻力全去而人心風俗得以丕變也不然士生今日欲有所爲於世而必先貶道求名冀望於事權之屬斯已不屑矣幸而見用而甫一舉動一時譁然流俗之惡名已進而持其短長口衆我寡銷骨鑠金頂踵無自全之道則誠不如蹈東海之爲愈也是故今之主治者欲用天下之人變天下之法則慎無惑乎今天下之名竊謂平人見識其受蔽於俗尙也猶日光之受鏡其視物近且大矣於物之眞形定位蓋無當也大惑之世受蒙者八九而識眞者一二耳

文傲篇

文字名學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用鄭注

大哉言乎文字之學關繫國政若是其較然也蓋文字者名此事名此事物之理也理在事物之間甚深微妙欲使附麗乎心志惟文字爲之著明焉傳遞焉理有精粗淺深人有智愚賢不肖而其急需乎文字之著明傳遞也從同故文字之道必極乎易知簡能而後利用廣溥而萬族咸賴吾嘗竊歎乎吾國民智之難開則以文字之繁難界隔乎事物心志相通之途有若嚴關筦鑰之啟甚非易易試較之文字簡易之國如電報之與驛傳遲速迥殊而民智之進步其速率亦因以迥殊綜其大凡一曰字義難識也二曰律例不一也三曰宗派繁多也何以言字義難識也文字之大源有三音形義也有啼笑而音顯有語言而音備音者無人不識者也形須目驗手觸目所不能驗手所不能觸而形之道窮形者有識有不識者也義由心靈心靈尋

釋條理始顯義者識之者少不識者多也古初人民知覺短少

但識實象不識虛理故中國文字象形西墨斯科埃及古字亦

象形

文字之源出於圖畫西人多宗此說

繼而知其用之窮而不能廣也故皆相

率而變西國勇於變而以音繫字

臘丁文亦音紐

中國怯於變而衍成

六書六書之體交迕錯綜撮其大旨則以義繫字而已以音繫

字其道簡易是故有語言之國卽有文字如歐美非澳及吾亞

滿蒙西域東洋無不有拼音之文字也且能語言之人卽能文

字之人故歐美各國農夫販豎婦人孺子無不識字之人也以

義繫字其道繁難故源流繁多部居分析音韻有古今之異體

製有正俗之殊訓詁有雅變之別淹博之士沈思廣覽甫克周

知佔畢小儒白首茫然如涉煙霧劉熙釋名卽音求義孫炎反

切考字定音皆潛懷覺悟思稍通音義之郵而其道尙隘至守

溫以三十六字母之說流行中國意欲整齊文字考見原音惜乎信從未廣國初古韻家祖述其說迨後轉關守溫幾於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者也顧以今日文字方音參差欲以字母之法繩之一律既已甚難而聲音之與形體絕不相蒙恐強作區分終無條理此盧氏贛章蔡氏錫勇沈氏學諸家皆欲以省筆改製字形純以音繫皆持之有故者矣夫西人字形簡便足致富強乃其新字捷法所謂旭特亨時者尤爲便易飛書馳檄漸已通行而吾國六書文字如峩冠博帶古物龐然消耗思力阻滯事機既已謬矣扃閉哲理龔瞽庸衆不益愚乎何以言律例之不一也考西人文法之書名格拉埋區分文字凡爲九等虛實動靜聯屬統系各有律例中國三千年來號稱右文著作林立獨無此種文字律例之書其故有三一由於語言與文字相離

語言爲四民所同有之事文字乃爲士林所獨有之事蓋其理解紛繁苟操他業萬不能兼精文字故文字之於民生尊而不親

中國有敬惜字紙之說乃萬國之所不解也

學士文人專精此業研求所得視爲

枕中鴻寶俗目不許窺覘若其致用之道則由心志而經營文字爲一譯由文字而宣達乎語言爲再譯是兩譯者皆虛糜於心神而無裨乎實用且文字遞演而愈艱深卽語言遞演而愈歧異古與今之俗諺不同南與北之方音迥異言學術者治文字之不給何暇復治語言是故啁哳支離聽其自至若閩之漳泉粵之惠潮浙之溫處皖之徽甯口耳之治難於諳悉是以百方俗語依聲定字足使名稱乖亂倫物混淆此又因語言之失治而災及於文字而文字之於四方遂不可以律例施矣一由於文字與政教不附一代之興更定百度獨文字一端未嘗有

博士之論議學官之修改任爲屢雜不復整齊以致玉篇字林

都成殘帙正韻字會悉屬沿譌四聲託始於南朝而義非一律

如帝王同爲尊號帝止一音而王有二讀六藝中禮書

止一音樂射御數多三四讀義之廣狹亦因而不同韻書屢

修於唐宋而彌遠初音凡茲瑣屑奇零固屬無關宏旨至於積

字成句積句成章乃義法之大綱足昭垂乎利用曾無正名考

文之治聽諸析言破律之爲以迄乎今簿錄盈庫箸述充庭詭

異殊文參差錯襍積重難返董理何施留千秋之闕憾成亘古

之疑團而文字之於書籍益不容以律例定矣又如絕域方言

定字譯寫互異如遼金元三史一地數名一人兩傳近日公私

著作譌舛尤繁至於繙譯西書實當今之急務苟非預定義例

貽誤不可勝言福州高鳳謙曰宜臚列羅馬字母拼合成字注

以中音以後譯之字準此傳寫不容歧異審如是第取中西字

典畫一注音類給譯人俾有遵守法至易也顧茲事須由

官定則遵守較易耳附識於此亦整齊文字之一道也

於文字有守舊之蔽酢醕種種沿用互譌治亂擾馴訓釋相反

別成族類無所率循乃如風人雨人不容易以霜雪門焉闡焉未可代以棟梁大抵古人所已有者雖承譌襲謬而無妨而古人所未有者卽字順文從而亦黜至於兩字連行必搜來歷一言杜撰便受警警是以文字功能非有遵守之規條必待積資於誦讀雖有絕倫聰穎亦必十年伏案故書雅記始得粗窺涉筆爲文乃免貽笑而文字之於程課又不容以律例教矣馬氏文統心苦分明而未盡妥協蓋吾國文字歷數千年何以言宗派繁多也自唐以前學派雖廣而塗徑未紛體製雖多而文義一律降及今日目錄編排部次旣窮於分析專家踵起殿最莫定於評論往往一宗之中判爲多派一派之內又復歧趨異同攻擊流港難窮一有不知通人媿黠至奏疏有立言之體書牘以運典爲工功令文字塗改綦嚴官書文移格式非一若私家之著

述尤宗尙之紛歧箋疏繁蕪語錄俚淺摹漢魏則艱深愈妙做唐宋則薄索相因及夫鼎鍾磚印之學書畫篆刻之工華古之士侈博炫奇嗜瑣之徒標新領異綜其大致其艱難辛苦疲精耗神既違乎游藝適情之義若夫文詞之美哀樂無極駘蕩心魂好乎此者比諸聲色之娛溺其中者率有性情之蔽而顧以爲學問之大端人治之宗旨不其僨矣人之一生止此精力人事繁蹟待於稽考百倍古初而此文學一途日增月益已耗生人大半之神思進以他端實將不勝其瘁此所以無用之學日盛而有用之學日衰此長彼消之公例也且夫士也者考求政理研求學術上以爲國家效用下以先知先覺啟牖萬民者也今制自詞章書楷外禁之不得進身而世所推爲最上人品者則通人雅士亦不逾文學專長於是士人之有志自見者既嘔

心毓肝以求於科目又窮思極目冀附於通才記才悟性盡用無遺腦力同薄日數萬次比其學優通籍出身任事而心虛善忘氣怯不舉其人固已病且憊矣奔走之勤能科第不如雜途鉤稽之精密文士不如隸僮因循誣諉壞於吏治豈無由哉又況學古之與入官其操術乃絕不相蒙責病憊之夫改弦易轍別精一業乃其所萬不堪者而奈何勿思哉綜而論之文字與語言隔闕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文字艱深而政學人才俱受其敝所謂言不順則事不成也吾聞泰西之教人也有普通學焉無智愚無賢不肖數年可以卒業也又有專門學焉必令醫師考驗形體察其性質之所能勝而後授之腦筋細密者令習名理深微之學肌骨堅緻者令習工藝強武之學故心力不爲虛擲而術業乃有專精惟其始基所在則以文字一門最爲

淺顯童齒能言讀書數卷諳知九等律例卽能紀事述言此其學藝之所以早成人才之所以易就也若吾國人士文理優長者其人於文學之事困沮銷磨誠歐陽永叔所謂窮而後工者則腦筋肌骨俱已受病若施以西醫選人之法恐皆不中格矣又烏能習新學行新政哉然使中文未嘗卒業而輒西其語言西其文字西其學業則載之無具達之無術將與吾民人不相羣類不相授受而無益於政治事功是以日本變政之年全國上下通用西文西語而後舉西政肆西學如水之流如風之行渙然怡然而有以相得彼豈好事而出於此哉誠以語言文字爲政事學業之原去阻決壅非變革乎始基而其效不捷也斯義也固流俗之所驚疑然彼其效驗固已彰彰則公理之所可信者也夫政學猶食品也文字猶器皿也今文字精深而政衰

學陋猶器皿華美而食品無存也智慮理解猶電也文字猶傳電之器也今以最難通曉之文字而求智理之流行布濩猶欲電之傳而無傳電之器也今論者謂吾國人聰明才力必不出西人下其說誠然但地球之上民與民角智國與國角力則必同出一途而後短長高下可以表列今吾之與西意識術業迥然判異未可以同列一表也若論其難易殊科則中學乃絕難而西學實較易蓋文學之精能虛懸無薄非有體積可求往往童而習之老死而尙無成就至西藝專門雖極精微要麗跡象積年累月顯有工程故吾土文人率多弱病而彼中藝士轉益精強若其名理之學奧衍曠深似尤微渺算術難題窮極思索倍費研尋然其理以達用爲主耗心力而不擲於虛其學以專門爲功察性質而各從其利固非欲以繁難之事束縛斯人而

俾之坐困於其中也且夫文字之道因其難易不同而流傳之

廣狹遂以不同今之國眾心志爲聖經賢傳所占據者十之一

二爲稗官小說所占據者十之八九淫盜鬼三端而已一難一易也全

球國眾從音繫之字者十之八九從義繫之字者十之一二亦

一難一易也今閩粵甯滬之人稍通西文者書函問答率樂西

文而苦中文避難趨易之情已可概見公例然也少數受變於

多數又公例然也倉沮以來若此其久也旁行斜上之交迫若

此其甚也而能無變也哉文字盛衰繫國民之盛衰考漢書如匈奴西域諸國皆自有文字後衰

滅文字亦亡其事實源流轉託於中國紀載語焉不詳矣歐洲富法蘭西創霸通行法文今英文流傳滋廣矣滿蒙繙譯雖有

專科而肄習絕少文字盛衰豈人力所能強爲哉

闕虛篇

普天下之性情皆政教所得而治也普天下之風俗皆政教所

得而化也是故觀其國民之性情風俗而其政教之美惡不得而飾焉徒囂囂然曰吾神明之胄裔聖賢之教化亦聊自欺耳孰知人方野蠻我也野蠻之性情風俗若何曰虛誕而已因虛生誣因誕生妄則政教大壞而國亦以危亡烏可以不懼也烏可以不返也吾國虛誕之病數千年來沿上古草昧之蔽不爲變革而愈出愈奇者則有如五行占驗之說河洛元會之說星命葬宅之說卜筮相術之說丹砂符籙之說師巫妖蠱之說禱鬼禳神之說或互相因依或互相攻擊怪謬支離不可究詰其在上者提倡崇信其在下者顛倒惑溺人心世俗中其錮蔽既敗壞於無形矣乃至釀爲大變貽君國之憂危爲環球之恥笑不尤可痛乎在昔禹陳六府箕子述五行皆約舉民生利賴之端猶西人稱六十四原質也自周秦間讖緯大興多主五德之

說漢人因作洪範五行傳一變而爲占驗之學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一藝文

志是也

有大學一洪範五行傳論是也實則洪範而同時所出

五行之學最初表章者爲夏侯勝不始於劉向也

月令一篇

月令所記孟夏嘗酎漢武之禮太尉爲秦漢之官竹書舜爲太尉之說不足辨

最工附會自

方位數目藏腑臭味干支五音服色旌旗明堂神祀一一牽合

分隸於是五行之說災及百端占驗之方因以多術如日輪天

行星強以五行名之歷代史志天文永爲占驗家言而災及天

學矣兵家有水火風雷八陣五方奇門遁甲諸狂說而災及兵

學矣醫家則難經最古動言生剋沿其流者爲司天歲氣之說

而本草因有色白入肺色青入肝諸妄談而災及醫學矣凡斯

之類不勝枚舉皆足以荒蕪實學貽誤大事者也河洛圖書之

說其源出於道家宋儒引爲易學胡氏謂嘗著辨正闢其悖古

皇極經世元會之說與河洛同出一源考格致家有熱力平均

天地乃毀之言理由實測尙付闕疑安得如彼其說強以十二支分配而立之年限乎星辰之學出於分野者稍古然古人目不覩五洲形勢鑿空其詞本無足信所分界域又無定論前明西學甫入中土明理之士卽力闢分野舊說之誣星學占驗之妄國朝天算專家李氏善蘭亦著專書以曉愚謬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本無災異何況以日星之災異爲人之災異哉然而先入之言牢不可破至今言休咎者必曰命言命者必曰五行曰星官李虛中欺人之術至今而又分支派僞學之繁演若是其易也民生之愚陋至斯殆極乎葬經宅經託名甚古卜筮詎期詳夢論兆如土木鷄犬之災異皆是連類皆附大抵發端於五行星宿附益於干支方位氣候形色種種荒謬支離其詞相人之術邱明浮夸偶一言之至今遂成一蔽近今泰西學藝擇質軍伍

選士腦筋之靈細肌骨之堅脆頗能考察宜忌有裨實用若乃

決休咎於青黃定窮通於部位近於兒嬉甯值一噓納甲飛符

咒籙効治吞刀吐火御氣潛形容成房中丹砂煉合諸凡荒渺

大抵道家之野說醫門之異端小之喪身

唐宋賢士大夫亦受服食之薇

大之

亡國

張角郭京之倫

巫覡之術起於三苗九黎蠱物之妖盛於猓獠峒

犍乃其伏藏險阻教化不行襍禽獸而共居假鬼神以相詐羣

生狂愚亦固其所乃以冠帶名流文物都會漸被其俗中風狂

走亦獨何歟至於襍鬼襍神布濩流行日月星辰雪霜雷電山

川城郭潮汐水火堂宇檐輿井竈門行悉有憑依與爲職掌或

造爲姓字或設其誕辰以至口鼻五官之近亦有神名

如鼻神名勇虜

耳神名天

足踝陰尻之褻亦曰神值

如憲書所載廷日人神所在不宜針灸

文昌

財神徧於比戶之尸祝妖狐五通分爲南北之崇奉旗纛印綬

之典物既闕祭禮牀帷溷廁之私褻亦有神司怪石朽壤名花

古木禱之以燭帛妖鳥奇獸海魚蛙蛇享之以鐘鼓

今河工員弁祭蛙蛇

以愚大員以註工費

神異記所不備載山海經所不勝收齊諧一言楚咻

萬喙幾幾乎上蟠下際右有左宜矣加以身世窮通必曰注籍
壽命修短若有冥持財祿之細極於飲啄而必出禱祈疾痛之
微雖在疥疔而必云冤業火化之物乃曰冥收土木之偶奉爲
神像凡斯之類自愚愚人不可殫述又幾幾乎一言一動一坐
一卧皆陰行鬼道謹奉神權上自達官貴人下至村農田婦氣
求聲應壹志專心如墮迷津如飲狂藥吾蓋深求於國家政教
與民情民俗相應之由而得以一言決其理焉則曰虛與實互
爲消長眞與妄迭爲盛衰如是而已矣國家察倫明物利用前
民成天平地水火工虞官有專司士有專業無人不學無學不

智則天下之理明而五行星象災異占驗之術無所自興矣班
爵制祿量能授職自宰輔卿大夫及乎庶人在官規才德之短
長以爲升降考事功之殿最以爲黜陟則天下之志定而星命
風鑑相術諸說無所自伸矣賞善罰惡秉乎大公斯民毀譽符
乎直道則天下之氣平而祈禱禳免冥福陰譴之說無所自萌
矣不然而兩儀庶象之繁曠榮辱禍福之無常離奇變詭目炫
神奪而因以疑因以思思之而不得其故則黠者出其荒誕不
經之說以愚弄而惑亂之主治者弗能禁也則姑託於神道設
教之說以順從乎俗情而陰行專制之治法久之則且與之俱
化亦潛墮於愚弄惑亂之術而入其圖中於是朝廷大法紀民
間大禮事皆受制於干支星躔取決於求神問卜矣營建之利
便地寶之瓌奇一切棄置聽命於風水龍脈矣山林之大利憑

據於狐虎之威燄矣河工之大役禱求於電龜之無知矣君相不勵治則以爲祖宗不祐鬼神不歆而讖緯麻數之說起矣官不勵法而城隍土地之祀多矣士不勵學而文昌魁星之祠建矣兵不勵武而孤虛王相之術廣矣工商不勵業而財神金斗之禱盛矣農不勵田而甌簍豚蹄之祝奢矣水旱不備豫而旱魃蛟龍之祟出矣引重致遠無利器而風伯海若山靈河神之權重矣養生保命之不講而長生久視之法滋矣生理不遂情志不舒而夢妖狐鬼之兆多矣賢智者黜愚不肖者進則抑塞者無可歸咎僥倖者無可歸功而命相葬宅之休咎著矣有功而不賞有過而不懲則運氣衰旺之驗呈矣才技優劣無定衡事理曲直無公道則索之神力之左佑矣善者不蒙福惡者不伏法則待之天堂地獄之位置矣人心浮薄而德怨不公則付

諸冥中之果報矣世道混莽而勸懲無據則指爲來世之冤業

矣故詛咒巫蠱之風盛而不逞之徒公然設教占候推數之說

行則盜賊之流乘機起事

光緒三年因彗星見而沿江各省會匪煽亂今年因閏八月而拳匪起事

災異之說大便於思亂之人心不啻其誘之也而篤信乎此者方以爲其驗果著奈之何哉

左傳曰妖由人

興又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又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吉凶由人是三說者皆足以破惑祛妄矣

左傳喜言占驗正當以此三說箴其

膏嗟乎彼虛無誕妄之說使其孤行天壤而無所貽害也則聽

其自生自滅可也而孰知其樹正學之敵潰名教之防汨民生

之智梗文明之化助奸民之緣爲禍亂之階其患殆不可勝言

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猶治標之法也治本奈何曰興實學

也行實政也

形勢篇

功所由興謂之力力所由憑謂之勢考工記曰審曲面勢體之偏謂之曲體之全謂之面量其曲面而得其力之所憑謂之勢兩力相戰得勢者力少而猶勝失勢者力多而猶敗觀於起重機器能以少力勝多力者此無他其勢使之然也地輿之學吾國以考古爲長多求沿革西人以知今爲急獨重形勢惟其審乎形勢者既精且確故兵學明焉商務盛焉皆地輿之學有以導其先也

形勢爲力學中公理工藝之考求地理之測量格致之徵驗於此理者也而兵力之加商務之闢皆由於此此由格致而漸及於治平者也名理推演其例如此

地球之上國與國戰一國之境有其面有其曲卽有其勢勢之所在而不以全力注之致爲他人之所據扼吾吭拊吾背而魁梧奇偉之形體有若痿躄癱篤坐受拘繫而不能稍抗甯不可哀哉吾國據亞細之東而立國人民之衆幅員之廣殆無倫比統籌全局指陳大勢約有兩大端

曰南洋羣島吾之門戶也曰東三省吾之根蒂也古之立國以海爲界限不以海爲權利故伊古雄才大略之主如漢武帝元太祖之倫闢地開邊功績所著率在西北一隅踰昆侖絕戈壁而不以爲瘁國朝威德遠被若蒙古若回部若兩藏屢興大師不遺餘力亦皆經營陸地恢拓版圖海權得失關繫所在措意蓋寡是以土版章規制疆索一仍前代東南界海而臺澎收取已爲後圖沿海各省島嶼形勝隴澳利便星羅碁布悉視爲無足重輕則有如香港澳門舟山之倫久等於珠崖之捐棄矣迄乎今日而臺灣而旅順大連灣而威海而九龍而膠澳凡屬形勢所繫海權所關乃相連而俱去咽喉已絕氣血俱閉尙何言哉而推夫致害之根由則猶有最先之失著夫中國東南甬宇旣盡海而止矣乃如西南濱海之地則又以險阻較甚而憚

於經理之勞擁藩屬之虛名貪職貢之小利人情風上既未諳
悉形勢阨塞又復譬如如越南緬甸暹羅眞臘之屬皆是也若
近海洲島如西貢新加坡檳榔嶼麻六甲蘇門答臘孟加買羣
島綿延及乎錫蘭尤人跡所不經夢思所不到荒榛終古化外
自居而孰知狡敵之來徹我藩地闖我門庭而曾不之覺倏忽
之間入我閨幃瞰我卧榻而莫可誰何矣夫圖經紀載要害顯
然甯待今日始知大勢向使國家當全盛之日兵力有餘人心
內嚮其大臣者憂深慮遠攬全球之大局規歐亞之夷庚造舟
爲梁丕顯其光墾荒立鎮以爲屏翰以資殖民則亞海萬里門
戶鞏固或商或戰開閉由我物產豐盈商賈輻輳尤足富饒何
乃孤陋寡聞醉生夢死如魏氏源所譏廓爾喀故事者哉

見聖武記

廓爾喀詩曰無踰我里無踰我牆言防備也又曰徹彼桑杜綱繆

曠戶言勤遠也若乃亡羊補牢挽救萬一則薛氏福成之廣設
領事聯撫華商徐通其氣俾爲我用亦庶幾近之奈何嫉功媚
外之徒重復陰尼之而不得竟其設施也此亦可爲長太息者
也東南洋中如斐力濱羣島婆羅洲羣島皆
關亞美之門戶商權兵機要害盡屬他人夫我之失勢於西
南羣島者既如此矣乃自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亟而羣天下之
心思耳目又悉注於我東北一隅蓋輪舶興而海權重鐵路廣
而海權與陸權相資而並重是以歐美之留意時局者嘗論曰
西伯利亞之鐵路既成則東三省必爲俄有而日本首受其病
是於日本有關繫也俄之鞭笞敲扑且及北太平洋是於美有
關繫也英以總攬地中海之形勝握兵商之大權若俄路既成
則歐亞之通衢將改水而趨陸是於英尤有關繫也俄之水師
爲法與諸國之所沮遏故其有事東亞恆慮乘其後者起而與

之爲難今鐵路既成萬里表延履道坦坦東方權利無復敢與
爲爭衡是於歐洲諸國莫不有關係也夫以一隅之地而全球
大局隱悉安危則吾東三省之衝要乃今日全球最大最重之
衝要俄人得之則其強將無敵於環球吾能保之東亞尙勉支
夫危局今者俄乘吾之急將欲篡而取之亦既勢所必至矣雖
然以時而論則猶有待也彼俄者垂涎於東方者匪伊朝夕鐵
路之說始於三十年前地勢遼廓工費浩煩節節布置至今
未底於大成則其疲耗財力亦已甚矣今日之事各國而聽俄
之所欲爲也則已不然而亞海之中俄將與各國以兵戎相見
也黑海地中海紅海之間節節爲難而步步可虞幸而勝也猶
難乎其爲繼若其敗也將餘燼之難收是故西伯利亞之鐵路
一日未成則俄於東三省一日未敢訟言有之也及乎鐵路之

既成微俄有之而孰能有之然則目前之俄吾意其於東三省之事猶可以和平了結也彼逆料於異日之必非他屬則姑市其寬大之名又陰怵於各國仗義之言則姑託於無事之福斯則吾東亞一隙之生機或天所留以有待者乎乘斯一隙而經營布置在慮事太深者必以爲願奢而時迫而志士豪傑則猶思急起而直追論者或謂東三省之要害與其折而入於俄開瓜剖之局勢毋甯委爲各國之公地杜蠶食之狡謀願以國家發祥之地而委棄於衆人是齋寇也於理既有不可以強鄰蓄意之區而求託於諸國是嫁禍也於術亦有所不行竊嘗於此有非常可怪之迂論爲萬有一幸之私圖姑妄言之聊旣吾心之所欲陳焉非敢有冀於采擇施行也夫滿洲者自昔所稱爲強國而吾祖宗固嘗以此一隅之地鞭驅部落而席卷宙合者

也今卽時異事殊而地勢之雄厚

東襟大洋北帶興安西控蒙

軍船鴨之盛誠

天府之雄圖也

水泊衆多其地質大半蛻壳黏泥

地脉亘古未洩草木腐積久成膏沃每有蠶種收穫

倍豐近人屢議興墾皆以經費支絀而中止惜哉

礦產之富

盛興安嶺係砂石凝結所成西人考驗稱其與美國舊金山相

成似俄人金礦以尼布楚爲最在額爾古納河西岸開採已著

處無之今漠河等處所辦實百分不及一也地棄其寶重可惜

已民族之樸勁古種女真兵無敵於天下國初入旗禁兵索倫

爲匪盜大抵勁悍無倫精矧騎獵固足以自存於天地之間者

也今議東三省之地立爲藩國畧如歐美半自主國之例亦如

吾亞蒙古藏衛之例設立總統便宜行事不加節制布告各國

以吾國之地建吾國之藩應無不認之理也受吾國之封歸吾

國之命應無持異議之理也夫天下大勢所在一日瀕海二日

膏腴惟東三省實兼而有之乃往者諸臣瞽於形勢視之如甌

脫如石田不甚愛惜談笑尊俎而黑龍江烏蘇里河之間喪地二千餘里旅順大連灣爲海軍船塢第一形勝甘言相市拱手而讓之以至於今嗜血剝膚稍稍知痛則又以爲亡羊之牢不復可補將惟其所欲爲而絕不爲補救挽回之術駭愚醉夢可不悲哉余聞西伯利亞一路彼中經費支絀觀成正復需時且萬里袤延人烟闕絕不容以一鐵路孤懸其間設鎮聚市節節布置俾其路之有所憑依有所資養亦匪伊朝夕之功而吾及是時竭力經營建國之規大發士卒徙民戶赦罪人開墾農田精究種植廣開礦產盡捐風水龍脈之說相度地勢設臺堡置重鎮講武備興工藝一切以西法治之其成效之捷殆絕思議新硯之發銳於摩鈍樸斲之功易於改作富強日盛操券可期也抑所以必出於建國者非徒以防覬覦杜篡取而已定一尊

之勢則權力專一而無牽掣受制之虞當締造之年則智勇奮興而無故事具文之弊

惟製造之初財政未興一切應由內地資助洋債應由國家擔保

且昔

者周偏於戎而封鄭今英偏於俄而再興土耳其日本偏於俄而定朝鮮爲自主博考古今兩大之間苟有屏翰則禍患少紓苟無屏翰則并吞立見而此介居兩大關繫衝要者存則兩利亡則兩害故率受保護之帡幪綰調停之樞紐永存國祚危而不亡此亦物競相持之公理也如春秋之鄭今之土若韓皆是物矣滿洲一隅隱關亞歐美三洲動靜之機其折入於俄與自立爲國孰利孰害孰爲保太平孰爲啟爭競環球各國以公理決事必有大韙乎建國之說而樂從之者公議旣伸非一俄之所能阻扼也抑其控制形勢關繫乎盛衰強弱之機則猶之鄭與土韓也茲其所以後亡者矣若其土地表廣物力豐饒則尤

遠過於鄭與七韓也異時勃興稱亞東之新強國又足以輔翼我靈長之祚者矣嗟乎吾失計於南洋羣島而門戶盡徹矣失計於東三省而本根幾撥矣貽患之深至於今日非有非常之舉不足以補救於萬一矣吾說之驚駭世俗必無見之行事之冀望也則姑存諸空文以俟夫公理大明之日資質證焉吾此論著於庚子十一月越七月得見使俄大臣楊寄回與俄戶部外部商議交還東三省全案中載約款十一條公允平和論者以爲交涉以來未會有然則吾所謂西伯利亞鐵路一日未成俄於東三省一日未敢訟言有之者固信而有徵矣彼之深謀固將留以有待也信俄太深而以爲推誠相愛則愚矣抑和平了結固吾收回整頓一大好機會也托俄太甚而垂成之議激而中變則又迂矣交涉者權利公理之交涉也審度形勢利害得失灼見真知庶幾操縱合宜節節潔泊矣辛丑六月補記

化合篇

吾嘗以彼我驗力行矣增我力之重而減彼力之重者莫大乎合力格物家考知物中各力若吸力若愛力若結力若黏力皆

是由離而合之勢蓋物有此合力而成日星地球成有生之物成無生之物人有此合力而成室家成倫紀成學校成兵隊成工肆成商市成邑都成國治成邦交是種種人事皆成乎力之相合也合力之理能增其原有之能事而推廣其致用之方比如一縷之麻引之輒絕由其體甚微故其力微而其效於用也亦微設編之爲布結之爲繩則羣緒密切坐附裂之不易分曳之不易斷而此一縷者亦永得以自存而效乎布若繩之用其於人也亦然百人焉而百其心百其才一舉而滅之可也自相滅亦可也百人各以力競不而一其心一其才則必有加乎百至於自相滅不止或倍乎百之人力而其人相合之力積亦加之倍之而後可滅之否則恃其合力以長自存焉可也卽以之滅人亦無不可也夫是之謂力羣泰西深明羣理是以學有學會而學日進此指政治

名理類
諸學

工有工會而工日精商有商會而商日盛善有善會而

善日廣國有國會而國日治

議院卽
國會也

一洲之間強國林立有保

太平之會而太平日以長合力之效如此其彰明較著也雖然
此就其既合之後而言之耳亦思夫所以致此合力者固有大
道存其間乎夫物力之相愛相吸相結相黏固皆有由離而合
之勢烏知夫愛之與惡吸之與距結之與散黏之與解亦物中
自有之阻力其勢乃與所舍之合力相敵也況人情之百變不
測合之尤甚難哉居今日之中國人自爲智家自爲學官自爲
政師自爲教而顧驚駭然曰合羣之治是猶以室家之睦責之
途人情不相屬也問難之益期之異類理不相通也而強而合
之譬由藉利祿而招官藉糧餉而招兵其來也本出於萬有不
齊而其所以來也乃因乎利祿糧餉與求官募兵之本意曾不

相附及乎利害之交患難之頃乃無一官之用一卒之用愈合而愈離尙不如羊之羣烏之合猶有氣類之感吾見其相傾不相輔相陷不相救以同底於滅亡也嗚呼觀乎官與兵之兩途而吾國民情之大較可以知矣吾四百兆民人則四百兆其心四百兆其才任恤睦嫻之無聞而况乎德業之相益聲應氣求之不得而况乎種族之同心吾嘗求原於格致之學矣曰物之生也始見其質焉繼見其力焉質之各殊而質中所含之力亦因以各殊金木之工范焉斲焉使軸相接齒相銜機相引體相附而後器成焉金與金木與木同類也同質同力也而不能聚不范之金不斲之木名之曰器也范焉斲焉凡以化其原有之形而予以可合耳抑泰西治化之學則尤有精於此者考其錯綜變化配合製造其理無窮其用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說者謂

化學以能合爲功而不知尤以能分爲本何則天生一物大抵爲多種原質所合而成今兩兩配合使成製造則所含多種之質有其相宜者焉有其相違者焉去其違留其宜非分之不可也違乎此或轉宜乎彼宜乎此或轉違乎彼又非分之不可也是故古者分水火氣土爲四行遞分之爲六十四原質又分之爲七十二原質凡其分之至微者皆求其合之至廣故分曰化分而合曰化合化者變之之義也雜糅者變之使純淨朽腐者變之使神奇却且相違者變之使相宜離奇幻誕人巧之至奪乎天工皆變化之妙用也人類之待於變化亦若是已矣

易同人於野亨合道也其大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分道也天下之理皆先分後合分則可以受化能受化然後能受合物理人理同一公例

也

人之始生虛靈無著心知血氣漸以備具可以爲善可以

爲惡千變萬化胚胎一心如天生物含有多種原質也別其性

質考其志趣學有專門事有專業分之之事也業有學學有範
愚者使明柔者使強化之之事也同學相益同業相維同國相
保同種相衛合之之事也然則學校者化民之大鍋鑪也朝廷
者化民之大工廠也人人爲學術之所陶冶政教之所琢磨其
思想體質皆視未經教學之先有智愚純禿之迥異而其行事
術業又洞識夫成敗廢興之理而灼然知此理之統轄乃今古
宇宙之大公上下貴賤同源其流是故天下無私政無私教無
私學卽無私見識無私事業此其羣之所以善也吾與學篇中
道不惟使人智且能使人公智者公之漸愚者私之漸輒營私而害公如何可以言輒以一羣攻一業而業治
每一舉動輒營私而害公如何可以言合羣之治哉轉移有術舍學無由也
合衆羣以謀國而國治西人尙合衆聯邦之法東國有國家社
會之稱此其羣之所以大也合羣之理原於平權故今之論治

法者知合羣爲高義曰團體曰結力昌昌大言娓娓可聽矣而於羣之所由合殊未能灼見而確陳之也是知合力之道而不知化合之道也公司與矣而困敝如昔學會設矣而攻訐相輕吾請告之曰學既與種既進見識既一學業既齊雖日驅遣之使不相羣不可得也學不與種不進見識不一術業不齊雖日號召之強使相羣亦不可得今吾四百兆衆皆如深山礦產磊砢學確未經鎔化之物雖寶氣陸離不以昇之工廠鍋鑪終等於泥沙之委棄而已矣

平力篇上

格物家考得物質中一種力類以力加之暫受屈抑而變形狀加力甫釋旋即復舊且屈抑之力愈大則伸舒之力亦愈大是名爲凹凸力如金類薄質之機簧絲片又如植物中具有柔韌

之性者又如動物中皮角筋骨之屬俱含有此種力量實亦抵距力之一端大抵物力相敵以剛乘剛易顯抵距力以剛臨柔易顯凹凸力此亦物力報復之微機矣更有氣質流質之中所含抵距之力乃與凹凸力爲一類如空氣與流水向前直行或遇風力或遇阻障皆能令其返向或回薄成螺旋形試計其返向回旋之綫必更長於原行直前之綫蓋力以激而增積增速其抵距之力卽其報復之力也物質內所含凹凸之力比比皆是幾使抑制壓伏之力稍縱卽逝而窮於所施此力少消彼力驟長則嘗歎宇宙屈伸之事爲至無定也水氣之行滂沱四隕稍逢抵阻立變方向去來飄忽往復無蹤又嘗歎人心向背之理亦至無定也乃若人之有生其爭競之念既難泯其天性之固有羞惡是非卽其競心又多激於人事之不平紛紛攘攘迭相抵距迭

相報復往往全盛之局而旋痛忽諸落寞之中而嶄焉特起大之極於家國天下小之至於日用細微攬其代謝之陳迹參其一消一長之微機前車已覆來軫方道杜牧所謂不暇自哀而後人爲之哀後人又爲後人哀者大地搏搏萬古茫茫若造物者設一弈枰而使億萬豪傑庸流顛倒奔走於其中若環無端而與世無極皆此軀體之內一點爭心成絕大之力積相抵距相報復於無涯是故力競之世界殆終無平之一日也古之王者以主權臨天下患爭競之難平乃有威福刑賞之用原其爲道大抵抑強扶弱以平人世之不平而其不勝平者又託諸神道設教創爲福善禍淫之說而無救於仇隙之相尋有佛氏者深鑒世故憫其沈迷乃以循環報復爲因果之大宗其愚者怵之以冥途之賞罰警之以六道之輪迴其智者進之以忍

辱刻苦之義以禁制之又進以泡影露電之義以廓清之又進以慈悲滅度之義以廣大之乃愚者既障業之不除智者復徬徨於交戰佛道之精深容有待於智慧大開物競胥平之世而炳耀其光明者乃今世衆生惑溺披猖烏覩彼岸而必欲強平其競力將釋迦之舌已敝而震旦之夢方酣也歐西大儒淵源佛法深維平等之義獨得真詮西儒平權之說出於彼中教宗天賦權利之論西教淵源釋氏凡精微義旨確有師承非特世之相及地之相近也余作佛法西行論以發明之不能諱其所自出矣學藝大啟名理專家考求益精本之實測求得綫界比例兩大公理著爲精言而釋氏平等之法確然有所遵循不啻迷津寶筏其自由綫界之說曰人人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其平權比例之說曰兩利兩害已輕羣重大哉言乎可謂深切著明矣夫自由者人所共具之情也我欲達其自由之用而先侵越乎他人之

界則權利之間我盈彼絀而我之所以處彼者先已使之不得自由矣安所謂人人自由乎若夫已羣相較其羣而爲什也則已與其羣爲一與十之比例也其羣而爲伯也則已與其羣爲一與百之比例也合什伯之羣而其營一權利則自營應得之權利會不得逾乎十中之一百中之一焉苟侵越之是無地以處此什伯也若夫禍患之來則同力以捍災無倖全而苟免甚至舍其一身而利其全羣將怡然赴義皆視爲分內之固然何也已固輕羣固重比例之公理然也

綫界比例皆算學之理而共達於平權自由乃至有若此之精義妙用格致治平孰謂兩途哉

凡此者皆泰西政治學家考驗合羣之治法而於人情物理中求得最精最大之公例也由彼我綫界之說近於中庸之忠恕然其義較廣若曰我固有分內之欲彼亦有分內之欲非因夫不欲之事而始顯也抑其的較明若曰我

當得所欲彼亦當得所欲非由於我之施而始得也由已羣比
例之說近於大學之絜矩然所惡勿交以我絜彼而求其平已
輕羣重以已絜羣而得其平其義亦較廣也絜矩者上下四旁
同好同惡求其總數之大率比例者什百千萬均利均害而得
其分數之若干其的亦較明也凡是明理之學古多虛擬今多
實測故後人每密於前人新理多勝於舊理殆未易爲拘古者
道耳比者歐美諸邦深明此理布之政教昭著炳麟平權之說
大行合羣之用斯顯以之安民而人皆樂業也以之禁奸而道
不拾遺也以之恤災救患無孤獨之苦無行乞之窮也以之治
官而國與已有權界已與民有權界不病國不妨民也以之爲
通商之治而兩利必不獨利也以之爲聯邦之治而利益必使
均霑也以之爲保太平之治而使臣往來公法共守也以之爲

同仁之治而居留貿易一律保護也且國家有事則富者輸其財力者輸其力知國羣爲重身家爲輕而忠愛由此生急君父之難恤國種之痛知舍己爲輕全羣爲重而成仁取義之道由此出至自由之黨嘗議國事而篡奪不行知己之羣輕於國家之羣不輒爲越界之事也而公家亦寬之不甚苛論其罪者亦不奪其自立之界也若其學術之途所以啟牖民生者則平權合羣之旨綫界比例之義布濩昭著納諸羣生腦筋之中爲開智進化一大宗旨童年進學卽已習聞

西人幼學中有童子自由一種蓋謂童子

在國羣中亦有應盡之義務應享之權利不能壓伏之使成奴隸氣憤亦不能參畜之使同犬馬屬類自其髫髻卽已與聞大義地

愚賤之流各知性分迨政教之彌成乎是理者既廣學問之推闡乎是理者既精人心之鑿飫乎是理者既深風俗之漸漬乎是理者既久則夫專制之刑法幾乎可措

於今西人刑法漸輕由於人人自愛權利不

輕犯法而國家原情爲治亦福善禍淫之神教可以不談而佛善護其自有權利不爲苛刑氏平等無有高下之法亦庶乎可以企而及也夫吾古聖人之治世也必曰平天下又曰升平太平今西人曰平權亦猶是也明彼我之綫界權已羣之輕重則所以求底於平者固爲至精至宏之道雖起吾國堯舜孔孟而質之亦無以易乎其說也若乃吾國今日之民風其克幾及於平權之治與否彼西之政俗其克躋於太平之治與否則請更端論之畢吾說焉

人世間恩怨報復進退消長往往變本加厲實與物質中所含凹凸力類相似至於一人之身性情變幻亦顯有凹凸之力有如曲謹改操或成放誕老聃世爲社史典禮之官任俠其立言乃主於廢棄禮法專殺卒乃自殉豪奢變態忽爲鄙吝綺障才除便談元理大盜晚節多爲高僧一過一不及成反比例若性情之自爲報

復也者吾道重中庸斯卽性情之綫界矣

平力篇中

夫此各保自由之界綫深明已羣之比例由平權而成合羣由合羣而成國會此理之深微殆難爲不知者道也泰西政理家之論恆以爲國民之權利卽國家之義務不得分爲二事是以通儒斯賓塞爾之言曰人人自營之所積則強國保種之道已苞乎其中是真洞見乎人治之本原合羣之公理者矣夫自營爲私見說文解字韓非子作自環環營一聲之轉詩有杜蠶叶菁姓大道之所深諱是以聖賢克己之學在於勝私乃今灼知夫大公之義務由自私之所積驟問之鮮不以爲非常可怪之義然而自營何營營於得所而已人人以自營而得所無一夫之不獲雖至治全盛何以加此是故政治眞理民法爲先國法爲後民之自治爲先民之待

於君治爲後古國民之詞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言民法之自營也曰帝力於我何有哉言國法之營民也此吾古法世之民論有合於政治公理者也夫自營得所卽自由也乃吾觀之民生之見識不同操術因之迥異而所謂自由之道亦因而懸殊則有開明之自由焉有野蠻之自由焉開明之自由知己爲國羣之一肢羣爲己私之合體各有當盡之職分應保之權利焉野蠻之自由則人不相愛羣不相附强者食弱者黠者誨愚者焉處野蠻之俗而待以開明之法聽其自營之便予以自由之權勢不至於大亂不止今如一學堂中人有定課課有定程無蠟等無苛責此自營也卽自由也乃如襍糅其業而以爲自營嬉游輟讀而以爲自由則如何矣又如一工廠中各司其事執其功備其值食其力此自營也亦自由也乃如工人紊亂規約

而以為自營虛糜既糜而以為自由則又如何矣且以受治主權數千餘載之民人久不知自營自由為何義養之既失其道教之又乖其方一旦而脫羈鞅弛其禁制則潰敗決裂亦誠有不可終日者彼夫香港澳門淪為異域專制政令有所不行而遂為兩粵之盜藪滬濱租界不受華律稍習於西人寬大之治而匪魁出沒倡優橫行婦棄其夫子背其父商傭賣其業主刀詐險薄甚於他方又如各省教民勢傾官長偃蹇縱恣激毀尋仇野蠻自由大率如此夫人治者依其國人之氣質性情而立其治法也氣質性情之不變而先變其治法則變法之可危甚於不變乃如西人之所以馴致乎平權自由而視為良法美意永永不倣者則固有道焉存其間矣吾嘗聞彼中政理哲學諸家之說曰平權者強權也強權者何因強而有權也兩強相平

則兩權亦相平也強之爲義有形體勢力之強有德慧術智之強夫求上下貴賤之兩權相平而曰吾億兆人民自有血氣自有心知彼儼然據高位者誠獨夫寡人不足奪吾民自主之權力此皆形體勢力之強耳其強也將獷悍驕恣不可馴治彼荒洲野人游牧部落島夷酋長不知教化不識忠愛則近之矣若夫德慧術智之強其民也恆尙學術明禮義知自立恥失教什伯爲羣能有約信億兆爲羣能相固結夫如是則其民法自治之道甚備而其仰給於君法之治者獨在乎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民各治其分而君乃挈其總君不能違民以立治民亦無由背君而自私公義大明上下一體由其相維相制乃能相愛相成以共圖一方之治是故君之與民學同術志同政識同趣志同方則德慧術智同強兩強相等則兩權相平重學

家曰兩力平均互相抵銷此權力學之公例也

詳見上卷
彼我篇

自非

然者以強競之民而遇昏弱之君則民權偏重而放弑之禍亟

矣

自商周以來其間易姓鼎革之事或由強藩或由權臣或由草澤豪傑苟求其原可悟權理矣

以文明之主

而遇野蠻之俗則君權偏重而苛虐之法行矣

受保護之國人
往往爲強國所

虐待印度緬越之類是也受開闢之土人往往爲新種所食

非快之類是也謂平權之法隨在可行彼西人者胡不如此而

行乎乃今之言變法者攘臂而喧奮筆而談惟民權惟自由若

以爲必先變乎此而後可徐及乎他嗚呼不思之甚矣今吾民

實蠢蠢焉不知天地爲何物民生爲何事其愚拙者奴隸馴畜

之自待其桀黠者犯上作亂亦惟圖其一身一家之私告之以

民人之權利卽國家之義務而喻之者誰乎語之以自營之所

積卽合羣之大道而信之者誰乎卽居位柄政之臣搢紳士夫

之列非深閉固拒則附響應聲其於名理之精義大用茫然其

罔覺卹然而驚疑彼蚩蚩者吾誠無責爾矣猶幸吾民之愚而
未有所識也不然而所謂保國之會自立之黨振臂一呼而雲
集景附乃甚不利乎和平之大局也雖然將禁錮吾民使長此
奴隸馴畜之舊態以便吾專制政法之私乎則夫時艱之迫外
侮之乘受折辱而不知羞恥極困殆而不知振作彼強且智之
族將囚縛而獸繫之抑於我專制政法之私則亦且有夫不便
者任之以事而止知顧其私餽之以利而違復恤其義幸於無
事則猥鄙偷息及乎有事輒忍辱苟全民無權矣枯株朽壤耳
國無羣矣土崩瓦解耳國者民羣之所積而成政者民事之所
合而成固未有至愚且柔之民而能進其國與政於明強之域
者也然則平權自由之一境禁吾民之趨之而患既如此聽吾
民之趨之而害又如彼及今變法何道之從曰是有序焉域而

限之非也驟而進之亦非也爲今計請毋遽言民權也先與民
學請毋遽言自由也先達民情興學之道又有序焉先之以崇
藝術進之以明理義藝術不崇理義無由明也其相生之道有
二一曰富強生禮義二曰器數生道法達情之道又有序焉先
之以明公理進之以黜專制公理不明專制無由黜也其相生
之道有二一曰是非昭則相維繫二曰貴賤通則相保護特是
吾國民學之興有二難焉一曰物力短絀則創建不易二曰文
字艱深則學藝難通求如泰西之婦人稚子傭夫販豎咸能知
學明理爲開明之自由蓋甚難也平權之道必以人人自由爲
大率非直婦稚傭豎也皆皆
跛臂咸有學堂以教
之使得享自由權利民情之達亦有二難焉一曰煩苛之儀文
動稱名教二曰鈐壓之政法習與性成求如泰西之絕域經商
荒洲寄客咸能忠國愛種任合羣之義務又甚難也夫惟大仁

大勇應運匡時肫然爲國種深謀毅然以教育自任沈機先覺灼知相生之四道布新除舊抉去前日之四難不以衆論而懷遷就不以阻力而弛堅持庶幾上下保平權之又安民生享自由之福德古今變亂之事甚至易姓鼎革多由於權利之不平如暴政之激變奸雄之柄權草澤之起義在平權合羣之世舉無是也人人自由各得其所亦無是也然而以新知之理解易舊有之性質

漸被之廣期乎無外化育之深期乎無間善羣之效進種之驗抑亦聖人所謂百年必世者乎彼談西法者動言平權自由而輕率出之殆可謂勦說雷同不知甘苦者矣亦知夫西人之所以致此者固極難乎夫西人者其始也習聞夫天賦平權之說出教宗之言覺齟然有當於本心其繼也實驗之政治措施之問覺紛然又生其窒礙久乃深思其故力致其宜所謂彼我之綫界已羣之比例者歷乎人情之窮始顯夫天理之當彼其名理專

家勅發理解多遠在耶穌紀年以前

如希臘七賢之流

經歷代名人之

考求是非得失駁議紛紜剝蘓求心抽繭尋端至於今茲猶未

敢自謂已探理極若考其君民爭權之事則遠自希臘羅馬迄

乎近今英法德美諸邦成敗廢興多由於此

實則吾中國數千年來成敗廢興亦

由君民爭權也

蓋自君主專制之政一變而爲貴紳元老之政再變而

爲君民共主之政三變而爲公舉民主之政覽其遞嬗之局變

革之頃大抵鐘簷震驚膏血塗炭不知幾經險危幾歷阻難而

始得公然認自由爲性眞暢然指平權爲公理西儒伊雅陵之

言曰民生權利之誕生亦如軀體之誕生不能無分娩之痛苦

也夫西人在今日固咸受平權自由之樂利而其分娩之痛苦

殆回首而猶爲心悸也

凡大利之興必歷大難而成伊氏之言殆權利誕生之公理非獨民權民政之言

與爲然也

繼今以往凡文明之邦政治與教化聯屬而並進同心協

力其保治安庶幾乎曩昔險厄之情阻難之力不致再見乎蓋上下和會智識同途心力同軌固能出據亂而進升平也然則平權之一境固天地間必開之運會君民同德則和平焉而馴致於平其治可企而待也若乃君民異體則爭競焉以力求其平其禍且不可勝言也或進而問曰吾國之進於平也將和平者乎抑爭競者乎則起而對曰唐虞之典謨未泯孔孟之微言大義未墜昌而明之以樹之的又循序而幾之無躐其階二者俱備四百兆人之祉福可馴而致也秦漢以來偏主專制宋元而降加以苟簡習而安之圖便其私或驟而革之求逞其私二者交鬪陽九百六之厄運其庸有豸乎

權力爭競之事誠宇宙第一大事哉吾中國歷代鼎革廢興皆權力爭競之勝負也其由藩侯大臣閹干篡弒者近於元

老貴紳之變革其由布衣草澤弋取天位者近於君民爭戰之變革此其禍患率在家天下之世故秦漢以後權力之爭競尤烈而二千餘年易姓改物若是其促數也湯武放伐誅其君而弔其民非出於家天下之私意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聞誅一夫未聞弑君質言之曰憤君權之恣暴而求伸民權焉耳若進而求之唐虞其治法固有獨隆者堯將禪舜咨於四岳明揚側陋公舉也舜之禪禹詢謀僉同鬼神其依亦公舉也伯益以謳歌訟獄不之箕陰而不有天下帝啟敬承禹道民咸曰吾君之子而遂克嗣服亦公舉也古民權之重如此孟子所以有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及民爲貴君爲輕之說也秦漢而降一統專制君皆世及民失其權然君民和會國罔不興君民乖離國罔不亡故二千

餘年明君達人論治法者終以民情之向背爲最大宗旨民權之說吾國雖未大行而民權之理實無一日而不存也夫天地間至正至大之公理固有自然長存而非人力所能使之存亡者此類是也易曰易不可見乾坤幾乎息矣名理微言世有先知先覺之賢者願與其參之

平力篇下

然則彼西之人心風俗將遂底於平乎曰無論人心風俗之不能遽底於平也卽其政教亦未始底於平也夫獨不觀於彼中均富之說乎昔者西之達士以爲人世權力之不平由於財產之不均此亦大學以財政平天下之義於是刑爲均富之說簿國民之財產杯有餘補不足使之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出於相等之一途意良善矣然而勤與惰之不一旣不容養惰而剝勤巧與拙之不同

亦不容損巧而獎拙是以一試於荷蘭而其法輒細再行於法蘭西而其道終窮夫勤惰巧拙之難均猶僅據目前之情勢也乃如計學家之言則謂人類之孳生最速而物力之豐阜最難和平之氣運愈長則生齒之蕃滋益廣勢不能以天地生成之有限供萬眾取給於無窮故人庶則養生之道必有所不足不足則爭競之患仍決其難平是和平之蕃滋實包孕爭奪之禍害至於布算列表以明此理夫權力之平之難豈不然哉西人之精言曰平權之要在合羣合羣之要在進種乃學術之化導者平矣而功力之自致者不平義理之昭著者平矣而智識之各具者不平性天之畀予者平矣而氣質之稟受者不平

宋儒言性

恒分義理氣質二種一主性近習遠之說一主上智下愚不移之說考之近世西人性理家大抵主無善無不善合於佛氏空明之旨然其生學家考驗人生稟受強弱昏明恒由先代傳種爲之又有辨合變種之法與佛氏羯摩種業出於前生之說雖

各有不同而精微之意相類法法制之維繫者平矣而地位之憑要要之氣質稟受信而有微也

藉者不平且時勢之遷移則理解爲之大變平於一時不能保其平於後日接構之不一則因應爲之萬殊平於此端未可例其平於彼境此則天演之理層出不窮而平與不平實有互爲消長盈虛之道故夫天擇物競之相持亦終古而不相下者也彼西人者誠見乎其平者爲天理之本然而其不能盡平者時出於人事之不得不然懼夫世之徇人而忘天也姑爲之抑人而伸天則惟進其羣而告之曰吾與爾平權焉爾與彼又平權焉而人心之理解人事之因應因各曉然於平之一境實適還其固有之宜非必其遽底於平也由其不平而升之於平之域耳故承據亂之後者謂之升平世如其既底於平而更無不平則所謂太平世者是已且誠如其底於平而爲太平之世也則

人與人之交涉平國與國種交涉亦當無不平乃觀於西人之近事其開闢荒島也芟夷屠翦以犬豕待其土人其占領屬國也鞭笞囚繫以俘虜遇其民類若阿非利加若亞美利加若澳大利亞若印度若波蘭若緬甸若越南若布哇其尤近者若美之於非立濱英之於峇蘭斯哇皆禁其自主奪其權利一若舉平權之宗旨斷斷然講求於平日者一旦盡棄而背之矣然猶曰此據而有之役而屬之者也乃如地醜而民齊剖符而約信其公使居頭等二等之間其公法在相均相敵之列乃盟而劫之商而耗之傳教而鬩之居留而界之毒藥而強賣之藩屬而侵奪之招工傭而虐待之通貿易而重稅之未已也島臨而據之商埠而佔之江河複隱而檣帆之畿禁徧近而營壘之礦產之厚而襲取之商稅之重而包攬之臺堡之鎮守而夷平之軍

火之保衛而限禁之口岸之阻隘而鑿通之官吏之進退而干預之兵權之行止而禁制之利益均霑之要素而窳之瓜分割據之陰謀而伺之是何也彼其功利進占之謀最爲先務而族類區別之見又極分明今五洲之大惟白種獨享最優權利耳微小呂宋幸脫西班牙之版圖而利權日北美幸脫英人之羈統而舊種日以式見侵削大抵西人種族之分限制顯然也求其一視同仁如詩所云無此疆爾界者固未能也雖然執是以爲公理病可也執是以爲彼人罪則不能也夫國與國種與種之平權猶人與人

之平權也智相等才相敵則兩力相稱而兩權相平此猶重學家以桿量力之法一力點一重點兩力平均傳於倚點則桿適平否則輕者必軒重者必輕傾欹不平之象積漸遞進始則輕者之力受壓於重者焉終且輕者之力併納於重者焉此重學之公例卽權力學之公例亦卽萬事萬物強弱消長之公例也

是故從事交涉者必不容挾一卷之公法以爲讞官亦不容援他國之已事以爲成案強弱相形而權力之勝負生焉國與國此理也人與人亦此理也然則所謂萬國平權萬物平權之一境姑俟之荒蕪盡闢野蠻悉化環球之上同軌合轍咸競進於文明而無高下短長之區別抑俟之五洲底定歸一統之鴻圖黃白混同苞別種爲同氣而後庶幾遇乎然而時局變遷難可意構其循序而漸臻固人壽河清之難俟苟變幻之迭出將天荒地老之無期此近日西儒哲學家所由慨念夫大同之世太平之局名之爲烏託邦此近於莊子無何有之意擬之爲圓錐雙曲綫可日近而終不可相切者也蓋一善一惡爲生人本有之對待一治一亂爲世界本有之對待倚伏相生起滅無跡是以人治之道寬與猛劑質與文和驗之物質則剛柔燥溼雖精於化合終分

呈其體力之殊則人性之不能無待於克治可以知矣考之器象則桿輪滑劈雖共效功能終歸命於總機之動則治功之不能無待於壓制又可以知矣若所謂平等真相則必天下萬眾無智愚無貴賤盡滿其權之量焉或盡泯夫權之見焉盡滿其權之量不能也盡泯夫權之見又不能也然則哲學家所謂物競之理想權戰之世界演之千古之天而莫越其範圍之內而吾引伸其旨以爲兩強相持而兩權相平亦宇宙一莫破質點矣是故善與惡之相生治與亂之相生若與天地無終極而人心之所求乎其平者若亦與天地無終極而平陂之局乃至無定矣歷乎陂之窮而得夫平焉歷乎平之久而又生乎陂焉且今之所見爲平者安知非異日之所見爲陂乎易曰天地交泰蓋盛治也其爻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造化之機若是其微

也聖人之識若是其遠也

環復篇

夫力行之理兩力平均等輕等重則成定體靜重學所稱相定

之力是也

此即平權之理

兩力維繫相吸相繞則成回環往復之體動

重學所稱向心離心之力是也凡向心離心兩力皆同時並發

配合相宜其最淺試驗之法如以繩繫球以手掣之使之旋轉

是球受手之外擲力欲向外直行又受手之內引力不能向外

直行乃同環旋繞而成平圓綫此爲全圓動又如以繩繫球懸

之空中此球受地心吸力恆下垂而不動若加以力便能動

盪而仍因地心吸力與加動之力兩相抵制故動盪之力恆爲

左右往復且動力若干吸力若干有定比例

動是離心吸是向心

故左右

兩點恆有定界可求是爲半圓動

亦有不及半圓者視加力之大小爲率

此全圓

半圓兩種力一爲輪動之法一爲擺動之法幾括盡一切動理而實由離心向心兩力配合而成此動學公例也西人知天下有力能動之物無大無小不能逃動學之公例因而悟得地球自轉之理及爲日所吸而成環轉之理又悟日球全積大於地球百餘萬倍吸力甚大故地球終古不能違日而行而地球離心之力亦甚大故兩極漸縮赤道漸贏而成扁圓之體此全圖動之理又悟地球上所有萬物莫不與地體爲匝附卽莫不以地心吸力爲歸宿其所自具之離心力能暫離地而動其所受於地之向心力終於附地而靜此半圖動之理夫全圖動者循環之象也半圖動者往復之象也天地之大其動也不能逃動學之公例人戴天履地其動也又烏能逃天地之公例乎是故人事之動力雖繁而其大率則動學之公例可以該之然則理學家所謂循環

之理乃與全圖動相肖所謂往復之理乃與半圖動相肖由
實測非偶合也且此相肖之理在西人固有言之者西格致家
之言曰地球體圓萬物受其偏撈之力無一不然自兩點雪花
及華形果實有生之物支體毛髮無生之物顆粒質點形形色
色無往非圓是言也名理家所謂體合之公例也

外體內體兩相感合而成

一體名理家謂之體合

夫物形受地形之體合而成圓形則物理亦受地

理之體合而成循環往復之理是以佛氏教宗首豎輪同之一

義

佛說輪同有色相意想之種業非特六道輪同也

西教自耶穌路德以來頗攻佛氏

而於輪同一說殆難深破其肩迨近世格致大明始知藝術之
精微實胚胎於元理循環往復之道既有明徵而種業轉輪之
言亦非誣罔有如煤炆燭煙經氣筭之抽收而原質仍存經火
劫而不差銖黍遂開化學之初階此泰西名理家言所以謂一

切有形之學藝俱託始於無形之理致也

侯官嚴先生復詳赫胥黎天演論亦謂一

切理境俱始於不可思議亦終於不可思議

百物原質屢變終存雖爲空氣散傳而

最微難辨之質點流衍布濩菁英復見於發生是造物生成亘

古不能磨滅其萬一譬之雨水下地灌注江河滋溉人物而是

所受當日光蒸偏地氣上騰水澤質點仍由空氣傳於層霄報

效天行復爲雨澤

此不惟江河之水受熱偏而上升也山吐氣而生雲礎暹潤而兆兩人身之汗液沾濡物

類之溼氣微澤皆有還報造物之功

人之有生取精用宏壯此形體還於原野朽

腐蒸化復成沃壤滋培植物養成生物

糞爲肥料理亦相同

至其靈氣之

歸必有所受特非目見手觸所能端倪

釋氏有種業之說西教有靈魂之說孔子告宰

我曰骨肉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三說之義一也

一切物理準此推求

但覺無生無滅無始無終孰果孰因孰真孰幻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聖人所以欲無言也夢幻泡影露氣電光佛氏所以云不

可思議也而由器象以測名理則所謂循環往復之理庶乎其

近之耳夫人事之理循環往復瑣屑疇審實更僕難終不可究

詰舉其大較有如由粗得精而精者旋復成粗如學藝理舍弊

存利而利中不能無弊如學業政質立而文生而文敝將必返

質如人心風俗之類治久而亂起而亂極仍復思治如國運世盈固必

虛而消亦有長然猶理之可信者也其理之不能遽信者則有

數之一說志之所期者有如券契及其究也若相爽負焉效之

所驗者有如響應而其期也若故遲久焉此或循焉者不即還

是環同義古今字或一往者不即復或循環之中更有小循環或往復

之中更有小往復未嘗不歎造物神奇顛倒眾生若非一術而

人治中防微逆億之術與天道之變化相持者實亦無日之可

以少寬此即西儒天擇物競之旨世固有信理太深而爲數之所乘者也蓋

理爲形學之直綫而理中之有數也猶入綫之外復有各種曲

綫其既成之形可以術求也若其未成之形難以術測也由是知吾

國舊有術數之學妄言前知非特背理直爲無理不知理者每惑之明理者必闢之抑此猶述之可見者

也其迹之不可驟見者則又有意之一境夫人生意境之熾烈

頃刻之際攻奪爭取一時迸發變化儻習不可名狀心學家所

謂魔障佛氏之論則以爲衆生以一念善惡墮入輪回種業相

傳迭爲因果佛氏謂寂滅空虛方成解脫凡有意識悉是輪回而泰西生學家之言亦

謂種種相傳必肖初祖妍媸善惡糅雜並存與生俱來與生無

盡雖有進種之術而終無汰種之方由是而知性有三品之說未可深非卽性惡之說不

爲無見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固各有所當也讀書有通識而後能見全理然則種性不齊衆生意

界因之變幻於人治進步中殆有無數之紆回曲折此與政治

家稱太平之世如圓錐雙曲綫可以漸近而不可相合者其理

殆同條共貫者也孔子禮運一篇盛稱大同之治而於人情中七情六欲之理三致意焉又曰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豈不以積人而成世積人意而成世事而情欲之際美惡難窮所謂大同之世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者但可虛擬未可實致者哉是故世事愈亂春秋愈治春秋三世純是意境其太平一世所謂設一律以治羣情者也非人情之遂能盡治蓋欲明循環往復之全理不能無太平一世之意境也若以貞元起復之義論之則循環往復尤有遞嬗無窮者矣且夫迹境與意境之不同不觀乎拋物綫之理乎以手拋物颺行空中地力吸之因而下墜此迹境也若以意境而論必設想於是物不爲地面所隔則將行繞地心復還本處而成狹徑橢圓之綫則知意境中之循環往復尤

有倍於迹境之率數者人治之法以治意而精亦以治意而窮
慎獨誠意之功修非可概責諸倫類則善惡兩途日演而俱進
殆亦天道對待相成之數終莫能使之有善無惡而爲大同太
平之世宙者哉則其循環往復於無窮者又何能測其屆也然
則天地之道一言蔽之曰兩力相持而已一離心一向心兩力
之相持者也卽其相回環相往復者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惟其循環往復而後能變化焉能長久焉今西人以平權
爲政治之上理然兩力相持其權乃平以力戰也卽以力和也
戰之與和亦所謂循環往復者和戰相持而有平之一境吾
烏知夫平者之終不復跛乎嗚呼天道微矣人事又繁矣吾安
能據一世界之理解而論定萬古之局勢也哉今政學名家語
剛石層之下不得復有煤層此語良是然所論者乃當然之理
未及適然之數也學識遞進定程也時事變遷偶值也定程可

知而偶值
不可知也

教源篇

開闢至今之世宙皆君師之所治也上古君與師合故無教名
左傳鄭子所述龍師龍名鳥師鳥名又書曰作之君作之師皆
君師合也泰西古時亦以一方懸桀主一方之教而卽主一方
政之中古而降君師分矣春秋戰國之間教不興於上乃大興於

在下管墨老莊申韓孫吳之流各以心得標幟名家而孔子之

徒特盛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教又獨隆刑名道德

法術兵家農商者流古之專門名家皆有治術農如許行向之
商如白圭皆思以其術易天下者也

別出名家者由漢至今盡爲儒家附庸翦流羽翼蓋隱已吞并

而兼包之亦權力所行之大勢也如兩晉治法頗似黃老道家
唐制略近兵家明法之酷大

類法術家然告藻
節傳名號稱孔教佛教盛於南北朝道教熾於唐而義非佛匹

熾而旋熸傳其宗者僅以服食爲醫家別子其誕者符籙劾治

流爲邪術矣佛法之大行其道當亦乘姬周衰微之際而別名一家特未曼衍於震旦自釋迦氏出陳義彌高信從徧普爲儒教所不能吞兼乃斥之爲異端攻之爲左道然趙宋一代性理大儒盡取釋氏之說以引伸孔氏之旨性理之精微元妙本爲釋勝於儒諸儒諱所自出而取其荒唐寄託之言辭而闕之聊峻門牆之望其實宋儒性理之學盡佛學也夫孔子以倫物文章植教性與天命與仁及門以爲罕言而不得聞孟子稱性善荀子稱性惡皆遜於釋氏空明之旨宋儒以虛靈不昧說性又曰誠無爲幾善惡實爲援釋入儒之一大端而陸氏之主靜明徵禪理者更不待言矣余別有佛教東行論二卷證成此說兼以明佛學在震旦入人之深多由宋儒足成其義又有佛教西行論二卷則於西教沿襲三乾之跡疏證甚詳卽近日西儒名

理精言亦未出釋典範圍也泰西舊教初興如摩西十誡大關
詩歌之類皆無精義厥後名賢繼出由創世造人之理力窮源
流遂與格致之學由天賦權利之說考求公義遂有政理哲學
雖云後起迭勝而其宗旨博大亦有以導其初基今論者徒以
彼中教士崇信荒誕斥其教之無與大道則亦思文人學士排
比聲病而自附於儒比邱徒衆頂禮啖經而自附於佛同爲末
流之敗壞不足爲教理病也夫末流依附錮蔽最深無論所宗
何教皆喜立門戶樹標幟相詆相排以爲取勝故一教之中又
分支派攻擊不已若臨敵仇詎知古今萬國之教止有一本更
無二源本源何在公理是已公理何存心靈是已人心之靈超
乎百族自其有生衆理成具因是而有一種心靈卽有一種道
法立教之聖人由其心靈之所發明而復之擴而充之使之歸

於道法而竟其體用則教著焉其有先知先覺爲衆屬導感孚
廣遠徒黨衆盛馨香尸祝翕然無間則教主之名立焉孔子釋
迦耶穌由此其選也顧其教之所以永古不廢者非教主之能
爲力而人人崇奉之能爲力亦非人人崇奉之能爲力實由人
心之靈與教中之法相依相附而不能相離之爲力心不能一
日無靈教不能一日無法卽不能一日無主而教與主教者永
以長存焉夫儒釋之與西教其精義微言相融洽相表裏者悉
數之而不能終其物也乃其迹象顯著之端而一人之心一日
之間恆與三者之教深相附麗則歎其教之不廢而長存蓋有
由矣今夫忠孝節義此心之時時發見者一以儒教爲依歸不
待言矣佛氏之法以忍爲初地以空爲究竟試思聖賢豪傑成
彌天蓋地之事業非空之一義何以處功名此卽有天下而不與之旨志士

仁人艱難挫辱百折不回非忍之一義何以處拂亂

此卽勸忍
增益之旨

人生自少至老自朝至莫不出榮枯得失之途而此空忍之佛性因以起滅寸衷不能自己是佛教亦無時可離也至於西教宗風多稱造化豈有格致大明之後而可詎以虛無者然而日星軌道亙古無差人物孳生族分類別卽至化學原質點粒晶瑩層累相銜窮工極巧化工主宰理固有之是以學藝日精而教宗未墜其禮拜敬天之意卽吾儒報本反始之誠考之典禮如郊兆之答天驗之古風猶飲食之必祭夫昊天赤子貴賤平權民胞物與性理之精言保合太和乾坤之美德亦皆淵源教理不昧師傳由前之說則庸之爲日用飲食奇之爲平地成天由後之說則約之爲稱物平施博之爲同仁一視是西教之在人心亦不可須臾離也人生兩問三教義趣夾持輔翼心靈顯

現出乎彼卽入乎此逃其外仍歸其中誠以其發源從同而各持一義以範圍曲成乎衆心者已燦然其大備繼此以往將恢無外之規廓同歸之量必且舉門戶畛域之見而胥泯焉統三教而一之亦由分而合之公例也而或能別出異義獨樹一幟則萬無是理也彼夫主張偏端排斥異己斷斷爭辯抑之揚之則小儒一孔之見而已至於三教之中最下乘義爲中人以下說法者如儒言福善禍淫佛言六道報應西教言天堂地獄各據刑賞之公理爲彼蠢愚懲其迷惑同一用心不謀而合發源從同雖至纖至悉烏有不同者哉

教世篇

大宙往來變革遷流不可殫究春秋家約舉大率分爲三等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據亂者創造改革之時也

升平者明備之時也太平者太同之時也人治之理曰政曰學相爲維繫恆視其盛衰之率以定世運盛衰之率而是政學之源恆出於所宗之教故政學者與教相肖者也教爲開闢學爲引伸政爲敷布其相生之序可得而言蓋人事初肇政學未興先有教法一種宗旨流行布濩入於人心如物種孳生發育日盛而受此教法之民人智慮才識悉與其所受之教相爲比附學之講習以發明是政之張弛以綱維是而治法成焉是故一教有一教之治法卽有一教之世界微積之公理也

教積爲治法治積爲

世法今教之行界最廣者曰儒曰釋曰天主

耶氏新教不盡依舊教今西學之精亦不

盡世耶氏然皆以造化主宰爲大旨故總其名曰天主

其他羽翼旁流皆三教之藩屬不足具論也是三教中各有治亂各有升降故各有據亂升平太

平之三世焉

如龔氏自珍所著五經大義終始問答卽論儒教中三世之法也

此就三教析言

之耳若大綜世宙之變化觀三教之會通世各有所宜之教教各有所主之世大抵儒以名治主撥亂之世天主以實治主升平之世釋以性治主太平之世今夫儒之爲教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莫大於易道而非其所以立教之旨也至於詩書所紀載春秋所褒貶官禮所制度大率主於崇倫紀重名分修典禮別嫌疑進文柔黜強武尊本農抑工商尙尊親嚴賞罰由周而來治孔學者悉宗之唐虞未有儒教之名治法亦不專主儒術愈進而愈盛三千年來主更姓民更族而治不更法其於孔氏意旨之離合姑未暇深論要其爲治也能使泯泯芴芴之徒秩然於尊卑之位倫理之分而無敢干犯名義之大防雖儀文之飾空名之存而凜乎不能踰越其民之性質如金在范猶泥在陶其賢者善思而知懼不自有其才智善歸君親過則歸己其愚者奉公守法不自有

其財富有唐魏幽憂節嗇之餘風以迄於今士大夫奉功令以爲學術守章程以爲事功下逮間閭專心壹志苛律之而不怨重稅之而不逃酷刑之而不怒嗚呼可謂純美者矣綜論其治實能取萬有不齊之事而整飭之取萬有不齊之情而禁制之故曰以名治而主據亂之世也泰西新舊諸教皆以敬天爲主或以爲出於墨子天鬼之說其持律傳戒有虛心柔和憐恤忍辱諸義或以爲竊取釋氏之緒餘姑弗深考要其學藝政術進步之驟殆絕等倫亦與其教法有確然相附者蓋其格致精能參贊化育實由造物主宰之理研索而來其平權合羣蔚爲茂俗亦由天賦權利之言引伸而得然則教宗樹義博大深微殆眞語小莫破語大莫載者又況名賢魁碩標發心得創獲理解大先覺之域普利世之用者又皆踵起於教法之中也哉特其

窮理盡性皆由閔人閔世累積而進於開明或師導其先而徒踵其後或昨見爲是而今闕其非驟而幾之鮮不驚怪如摩西舊誠有子罵父爲死罪之條而千年前舊俗亦有以事天之禮事其君主之說乃遞變遞革而爲平權之治法若施之不相受之俗不及格之民則亦有足以致亂者又如功利之與道義固有精粗本末之不同而今西人之論則以爲富强禮義同途並進而曰非正誼無以謀利非明道無以計功至謂積私爲公亦與吾國背私爲公之訓詁持論相反名理之精微有驟聞之而不得其解者然其實測驗灼見眞知著之治法其效已彰明較著固不能以吾識解之不及而輕肆觝排也故曰以實治而主升平之世也佛氏婆羅門舊教三十六道各有師傳皆以苦修真往爲宗旨釋迦氏出空無泯滅超脫輪回所據益高其視

世間一切政學舉爲迹象之治決不足以平意識之紛紜故於人治獨疏而西方佛教之國未有不微弱者然其教法於爭心妄念鷙悍難平之力廓清摧陷拔本塞源視政道刑齊之功奚啻霄壤卽其卮言淺說亦皆以人情爲規範以說法爲雕鏤入人至深至於婦孺愚賤之流易知易能而感動歡喜於不自覺故佛教信從之廣實駕他教而上之雖未嘗得天下而治而流布二千餘年人衆心知之中甚爲深固未可以別種教派入其心而易置之蓋隱爲其教之所治也固廣且久矣但其甚深微妙之理視現今世界大眾知識隔域之途尙長畧有南北兩極隔域冰洋未能通行之象蓋億兆之待治於政刑者方多必待智慧開通妄念爭心逐漸消釋而後佛法之泯滅空無方能相受若從今日罷黜政刑驟談元妙則斯人體質之中方梗阻迭

起而非泯滅空無之理所能驟融欲靖人心之亂而適以亂之此梁武帝之流所以皮傳佛法而自速敗亡也今西人平權自由胚胎於佛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說環球衆生苟能由勉強以幾自然庶乎太平之治憑此以爲起點但哲學家測驗人心變態殆難推窮迹境之太平終非意境之太平則釋氏精理其能普被光明得天下而治之誠未知何日也要之非實非名純以性質固非太平之世莫能主之也夫教本同源而法有差別世本同道而運有變遷故三世之遞嬗者天之理也三教之迭興者亦天之理也凡此者皆不容驟而致亦不能限而絕也而謂有抑揚軒輊之微詞存焉則淺夫之見而已矣

右變法經緯公例論二卷余亡友陽湖張鶴齡小浦之所作也
小浦明允篤誠有經世之略嘗受知長沙張文達爲京師大學
總教習出官湖南湖南言興學者歸心焉及提學奉天不二年
悒悒以卒當是時天下之變亟矣深識之士莫不思畢力効用
冀得一當以濟國之淪胥而卒不見用於世用矣又每每不竟
其志或遂奪之天年如小浦者蓋不可一二數而昏庸貪狡者
流轉益老壽據高位以終覆人之家國嗚呼豈非天哉余獲交
小浦至晚而相得甚歡每與語輒至夜分有所論議未嘗不合
別後率數日必有書而卒不得再相見其卒也欲爲搜輯其遺
文不可得後二年吳君敬貽乃以此編相視書成於庚子辛丑
間小浦蓋嘗悔之不欲示人且欲焚而未果者余讀其書通古
今之故究當世之變思深而語詳今事過境遷雖不必悉當於

用又所持論亦不盡合今之學人要其憂時愛國之誠歷千載
而不易未可以其悔而少之也書衡王子小浦之執友因以寄
之謀共校刻以慰世之知小浦者嗚呼使小浦而無死其所樹
立必有以盡實其言卽不幸不遇猶當以著述自見以異乎今
之所存而奚爲止於是耶此余所以累歎而深悲也癸丑九月

茶陵譚延闓

陽湖張筱圃提學承業崇軌奮迹邦邱蹇蹇匪躬夙宵家國宣
風太學童冠彪文陶物振俗海內稱之少耽經訓綜極百家兼
貫異聞無忘述造恆以周文殷質時有等衰步驟不同替興迭
代雖移瑟柱莫不中音損敝襲新甯論彝夏譬諸和羹之美在
於合異涇渭之流同宗滄海思祛守株之惑用陳解蔽之篇彰
往察來發爲茲論追觀成法下究世變志禮運之大同筮乾元
之用九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至於經緯物宜旁薄衆有偶參伍
之驗測萬品之情形名比詳畢見情事斯則無垠之喻上契鄒
生正名之書旁符荀氏洵立言之極則鑑世之逸光也綜君材
美婉迹經繪苟邕所施式康天步恢風魯變應扇游塵屬世艱
屯綦嚴文禁澤大雅之明哲矢槃澗之弗諼卷道背時顯仁藏
用一官湘楚世擬賈生天命弗融歸棺遼左邦人諸友思樂德

音瞻仰斯文咸懷惕愴式通傳勳校事蛩蛭相依每念遺書責
在後死歲時淹歷夢寐係之譚子組菴雅有同志商校寫本刊
於京師永彰茂實用昭來軫後之君子或有攷焉癸丑十二月
汾陽王式通